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庭。掘。穴。無。慢。言。師。老。財。匱。一。意。堅。壁。清。野。簡。將。蒐。兵。修。戰。具。養。戰。氣。以。爲。持。久。之。計。待。夫。奴。惡。已。厭。奴。隙。已。開。始。徐。起。而。圖。之。遼。局。其。可。結。乎。如。是。而。言。兵。兵。有。見。在。十。三。萬。焉。足。矣。

請。無。徒。求。盈。而。求。精。即。見。在。者。實。實。挑。選。實。實。教。訓。擇。智。勇。之。將。統。領。之。聯。絡。布。置。互。爲。犄。角。奴。馬。強。橫。豈。其。遽。能。得。志。而。適。有。脫。伍。仍。用。遼。人。漸。募。漸。補。轉。客。兵。爲。土。著。省。安。家。行。糧。之。費。消。苦。戍。思。歸。之。變。計。莫。善。此。而。土。兵。邊。兵。家。丁。一。切。調。邊。可。槩。報。罷。也。土。兵。得。邊。兵。不。可。再。抽。而。家。丁。非。其。主。者。不。歸。歟。也。如。是。而。言。餉。十。三。萬。之。兵。以。五。百。

萬之餉。餉之原自不少。況又加以

內帑之五十萬乎。太僕巡青之二十萬乎。客歲未完之二百八十萬乎。截漕三十萬石。可當三十萬乎。鹽局淘河銀兩更有四十萬乎。是皆實數。可佐新餉之不給者。但慮今之征收。猶似昔之拖欠。請無徒責州縣而責司道。嚴其考課。重其叅罰。俾督催屬邑。刻期起解。即冲疲災荒。力難追完。亦以別項抵足。惟呼庚問癸之新餉。斷令絲毫無虧。而又覈實用之。二三年間。當可支持。會議之舉。第當議屯田。議鑄錢。議鹽策。與夫十庫之改折。各工之侵欺。光祿緹騎之虛蠹。作何修舉。作何厘刷。以濬不涸之源。塞濫觴之竇。

而搜括那借事例。一切議條。可槩報罷也。搜括那借多煩。爭執。而事例收息于官。償債于民也。此兵餉之定著。不煩再商者也。而最急則無如輓運矣。最要則無如器械矣。遼左本色絕少。軍多枵腹。故運法最急。而索車至一萬八千。輓用推車之卒。至四萬七千人。則決不可。何者。內地買牛買騾。騷擾已極。再加驅迫。人心必至動搖。蕭牆禍起。所不忍言。且千里重繭。不堪費。恐復爲牛騾之續也。幸經臣無訐計部之商量。從長設處。或用抽軍。或用汰兵。主定撥運之法。夫東南之粟。駕舟于淮揚。啣尾于天津。順洋以達。蓋州。而去遼瀋不遠矣。通筭一人之力。一日之程。最少任担。

五斗最近任往返六十里。遍轉遍接得三萬人。而累累之料糧固不脛而馳也。安在揆運之不可行乎。淮海若鼓浪之候。運道險惡。可就天津糴于商。令其自收自鬻。利之所在。皆爲賁諸。遼陽谷價騰踊。商無不爭赴者。重價收糴。自可濟用。正不須車運耳。器械不精。以卒予敵。今外解者盡屬濫惡。厥造者又屬虛糜。真欲張拳耶。合精選廉幹司官。曉暢法制者。一如經臣疏。

請久任以董其事。而巡視之職日省月試。實行舉劾。若然則工費節省。器械自精。一有請發。隨呼隨應。此兵餉之亟需也。而最重則無如練營兵矣。最便無如折班軍矣。京營

練營兵

之不可問者曰影射也。侵占也。影射侵占之不可問者。鼓  
譟之不可問者。曰糧薄而人囂也。有法于此。先剔祖軍之  
虛名。使在冊者真有年貌。真有保結。按藉可呼。而后行分  
練之法。分其所習之藝。分其所隸之將。分其所駐之地。隊  
以千人爲率。同日開操。以查點爲簡閱。而竄冒者無所容  
矣。而老弱者無所溷矣。然後從容沙汰。汰一于十。汰十于  
百。安其心。散其黨。而汰者可無譁也。月糧一石。軍餼太薄。  
定當加厚。以塞譟者之口。而四盡三空。無從措辦。合無姑  
酌雙糧。養選鋒。即舉所汰之精。并給于所留者。豪鷲之心  
已收。而汰者益可無譁也。漸汰漸精。虎旅其改觀乎。所深

慮者百年。監據之。一旦振刷。不能無勤。不能無怨。必須



慮者百年盤據之窟。一旦振刷，不能無訥，不能無怨。必須慷慨，擔當實心任事之文臣，始可資其整理。必須韜畧，熱威名素著之武臣，始可藉其督率。欲飭營務，不可不首議耳。班軍之設，以擁護

神京。

祖宗兵制，良有深意。而承平沿習，積敝已久。上班下班，祇存其名而無其實。如職鄉歸德春秋班軍三千三百餘人，赴京者十之一耳。奸棍攪貪，弃包占牢，不復破點軍放糧。但須數文顧覓之錢，而事已畢矣。國家亦何愛于鳥有，而任其漁蠹為故曰折之便。折一軍之屯地，可得三兩折一軍之大糧，可得八錢。折一軍之日糧，可得二錢。是一

軍可得四兩有奇。一衛二千餘軍，可得萬兩有奇。以一衛例各衛。以秋班例春班。約各都司之所領，凡數萬人，可得數十餘萬矣。不費推筭，不費鏤剔，而多得數十餘萬，不足爲持籌之一助乎。如慮堂與空虛，倉卒有警，防守無人，曾見頽敝之衛卒，能堪荷戈。縱使赴京，亦象人耳。今後確宜盡折，便以折解錢糧貯充，召軍練兵之費。此又兵餉之長計也。

督餉御史倪應眷上條議。一曰：起解本折之有稽遲，督餉必先安民。安民無如察吏。夫司農不得已，每畝新增九厘，就其中量地利之肥磽，天時之豐歉，原額之輕重，而斟酌。

之。且各州縣原派之數，酌派一定。大書曉諭，以便完。

布之俾合各州縣原派之數酌派一定。大書曉諭以便完納。此誠良法。至司道以下俱係親民之官。因心洒潤。觸手成霖。况新派之煩征。尤賢者苦心調劑之日。藩司如福建河南以存畱而濟餉。匱州縣如海州密云華亭長清以樽節而抵加派。上不廢法。下不病民。皆諸臣分所當爲。亦力所能爲者。一曰轉運。舟車之有延緩。夫遼餉歲用折色三百六十萬。本色二百餘萬。折色絲毫皆有實在之用。若本色一石。海運幾以二鍾致之矣。舟車腳價之費。非七百餘萬不可。國初以天下全力海運七十萬。茲以山東天津二處之力。而運二百餘萬。其能辨乎。登萊明習運事。去年

運發六十萬餘。遼人藉以無恐。天津惟恃道臣賈之鳳。今且以病告矣。未經兩院題請。法難徑去。業經加銜旌勞。誼無可去。計必爲運務而留。第天津省直。協助舡隻最急。此日風和水柔。舟行若履平地。倘呼之不應。候至秋深。駭浪驚颺。實多不測。依沙沿泊。島必至后期。萬竈不黔。三軍立槁。諸臣能免悞事之罪乎。夫陸運原議。值僱至遼陽矣。而又責運潘奉以爲長運。逼近虜穴。未免風鶴耳。况人情短運。易下弛担。無不樂往。長運疲于奔病。動有趨趨。須以短僱更番之說行之。遼陽以西。庶人心安而招募可行。遼陽以東。必以汰軍供運。實爲兩便。蓋套去內地甚逆。驅畿民

遠涉勢必不能運費部臣任之運夫經臣任之有兼濟而無偏累矣京邊改本東充既稱七難則截山東漕以補運加新餉買米以補漕于餉有賴而于漕無損豈非兩利之計乎一日支銷錢糧之有溷淆自軍興以來部發銀一千一百一十八萬七千六百四十有奇幾經清查曾未一報聞之蓋套米穀委積者任浥爛盜竊此斷斷乎不可不清者經臣宜集文武各道將取諸兵名冊叅伍之舊兵若干新兵若干工匠若干馬匹牛騾若干細加簡閱嚴爲訓練列爲等第兵數既核然后以實達部部臣照兵科餉經臣計口授餐而又責成于監軍各道日逐清理月例之扣除

有禁家丁之冒支有禁逃亡之影射有禁料豆之侵減有  
禁升斗之參差有禁各道任勞任怨與餉司細心磨筭按  
季冊報關以內各司道爲政允羅本脚價舟車催船造柁工  
水手援兵防兵月糧等項種種支放名色濶淆稽數季報  
以憑歲終查核一併奏聞庶幾鼠雀無所因緣爲奸而  
運去之一絲一粒皆有着落矣

吏科倪思輝敬陳修省實政一請下恤民之詔一請下求  
言之詔

兵科蕭基劾閱臣姚宗文疏曰夫閱視之役原以備戎未  
有不能備而反以啓戎者欸恤之舉原以弭隙未有不能

弭而反以開隙者。爭獻納者嚴一事。陳五利者耗萬餘。可不慎乎。值此奴氛未靖之時。何堪西虜叩關。要挾之擾。蜂屯彊塲。將無寧日。則作俑者閱臣宗文之罪。罄竹不足數也。  
臣每見虎酋等備極驚駑。煖兔抄花等紛求新賞。督臣疏報。皆歸于王猷之妄許。臣之兩疏。恨不得食猷之肉而咤宗文。輕信之辜。然猶曰或識不足耳。見宗文一揭。灑灑數百言。欲蓋彌彰。始知猷之矯命。宗文故縱而教之者也。諸夷之蠢動。宗文明知而開之者也。不暇爲猷裂眦而先爲宗文豎髮。請平心折之。夫金白沒于奴鋒。而席捲之勢。幾同破竹。當事者議恤後之策。爲羈縻之術。恐西夷觀釁而

動假此束之亦計無復之耳閱臣斷

命以出高下在心力能制酋之命信能孚酋之心則爲之不則已之擇其堪任之人按其宜發之地則爲之不則已之宗文素稱能者不于此時酌古準今瞻前顧後可冥冥決事耶且王猷以市井無賴不堪遠遣聞督臣文球與經畧袁應泰原任兵備時所力止也宗文獨昵之者何心賞宜發于邊地不宜發于薊門又督臣文球與巡撫周永春所力爭也宗文橫執之者何心切論宗文此舉失策者三其冒罪者五夫遺金入遼捐金賚遼虜不過以金台什二孫女爲虎墩兔憨之妻一爲腦毛大之孫妻藉此以結其



意伐其交云耳。不思虎酋亦與奴姻媾，不有爲其女婿者乎。且今懸百萬之格，分土之約，尚不能激諸夷東援，與奴爲難，而區區四千兩餉之猶黃葉止啼，操豚祈歲，彼何常任惠。我先示以弱，失策一也。犬羊之性不恒，豺狼之欲無厭，養虎養鷹，非明論乎。宗文亦自爲一針一線，必執以爲例矣。王猷之妄許，旣道其逐逐之念，黑字之領券，不足塞眈眈之求。此動曰祭旗上馬，某處分捨，彼動曰東合東夷，而西合西夷，捐之何杜，日後違之何緩。日前淘淘之勢，旦暮必潰，而宗文乃語三萬之藏，足厭羣狼之腹，待十數之後，方爲鞭笞之舉，將誰欺乎。切恐五營之衆，伯要子之悍。

爰兔巴陵之獫狝花諸子之詐一動百動愈構愈危始以  
愚虜反以虜愚而智出婦人女子下也失策二也當時永  
不爲例之盟虎茵背之如反掌矣三千人入貢之說孰則  
創議非猷也耶夫桃林口何地也咫尺神京逼近

諸陵王猷從此路出虜謀從此路入即今薊門空虛已甚  
東協空虛又甚開門揖盜未可支也賴督臣東行縱操御  
之暫爲關閉之絕而夷情叵測來日甚長終是借徑之衢  
虎穴未填狼門復闢失策三也以此失策奚追罪狀辱  
國一也不聞繫留我通役張爾觀四人幾悼異域之魂裂  
碎我羊樽黃把都兒等大肆謾書之侮乎遺患二也不捧

檢崖之怨、毫未消釋、而先以成賂之吞、恰榜什等之計、全無照管、而滋以動封豕之躄乎、樹群敵三也、不聞無乞兔亥之兄弟之殘、每肆搶掠于郊原、滿旦母子、卜素叔侄之構、名爲垂涎于飽吃乎、比匪人四也、不聞王猷飽囊而歸、投揭謁樞府、爲營進之謀、事敗而遁、猶悄悄往來通灣舟中、爲逋藏之窟乎、貪賄賂五也、不聞猷利虜之利、宗文利猷之利、參貂盈囊、行李百輛之運、私爲幽係、傾折曲房之棟、爲主人有言、耳目共睹者乎、以四千兩行五餌之術、而投載來、俾以至今日、而愈難收拾、以王猷代三巴之檄、而揭薪止沸于將來、而更莫底止、宗文悞國若此、猶自言曰

憂國憂時之意，昧心甚矣。嗟嗟，臣更有感于宗文之佞也。其揭旌出關布

一人之威德，以簡將蒐軍，實未能也。搖唇鼓舌，共事冰炭，遂使熊廷弼一日不能安其位，今勘者報

命廷弼之才之功，萬不能沒矣。然則妨賢嫉能，無出文上者。迨其擁橐入關，自負豪舉，以爲仰答

明旨，止此卹賞一事，而狡弁之詭，金繒之要，歲復一歲矣。然則胎禍挑釁，亦無出文上矣。異哉宗文鬼魅伎倆，瞿塘風波躡取太常，則以閱視爲催官之媒，藥籠無物，則以王猷爲奇貨之居，視國事爲兒戲，委

君命于草莽，同事者畏其竟威，不敢直言，只得彌縫了塞，拖一種啞口吞藥之情，而功罪之案，公論難掩。今延邊諸虜合縱，不受戎索，日尋猖獗，使西陲爲殘遼之續，宗文之罪在楊鎬下耶？當此處處危動之日，急宜嚴勘宗文贓罪，正法，使蠻貊凜然知中國尚有法紀，不至爲奸人手障。

着落宗文名下，討出王猷，斬于講賞之地，以誅諸夷之口。庶反側有儆，官守知勵矣。至其生平隱橫險躄之狀，人人切齒，掛憚文者，臣不暇縷悉。在兵言兵，誼難隱默，即觸薑尾所弗避也。臣草疏方畢，見林口守備焦慶延塘報虎酋聚衆二萬餘，不日內犯搶東西，不勝愕異。如果冲入內地，

在薊門正兵單將弱之會何以堪之則首禍者其容誅哉

吏科朱欽相奏為天徹日至民生日感仰乞

聖明申飭吏治復懲貪旌廉之舊典以舉循省實政章下

所司

先臣王廷相有言曰大臣貪濁而在高位小臣效之無不惟利是圖言官貪濁而安出處無恙則外官鼓動無不惟利是視可謂知本之論

### 海州吳金祖叛

按金祖的名劉光先偽名吳金祖又名吳太真以斤逐么开鼓煽無知乘南衛空虛盜名逞亂焚屋殺人劫屯攻堡議者皆以海運入自蓋套陸運起自海州咽喉要害除道臣請還援兵各將星馳海蓋防守一面勦殺渠魁一面招安脅從有能擒獻罪首者破格升賞既當絕賊奔奴之路又當防奴乘變之攻皆要着也

浙江巡按彭鯤化上言。首藩人才最多。解額宜加。乞添三名。滿足百人。以光文治。章下所司。

### 海州賊平

時鎮守李光榮與竇麻二副帥、黃叅將、張同知、會議既定于二十七日分營圍山。二十八日四面齊進。至二十九日、李鎮守在南谷口。正分派間。而比谷口忽報賊出。坐營童毓秀迎擊。被賊砍傷。衆皆却走。賊追趕過河。游擊高中選、叅將胡國臣、復回迎戰。國臣中傷。大衆混殺。李鎮守聞急。親率叅將黃壘帶領兵丁合戰。申令但退者即斬。于是本鎮內丁守備等官吳登雲等十餘員領兵奮進。不避矢石。一擁上山。銃砲齊打。賊不能支。遂奔回窠。大兵遂入峪內。竇承武、麻宣王、化溥等又從南谷口進。遂焚其頂。而賊平矣。大勢約五百餘人。割首級者十七之三。騰山投水者十之七八。吳天真、羅守忠俱歿兵中。

### 慶子駱從宇充日講官

少詹事孟時芳升禮部左侍郎教習庶吉士

南太僕卿于仕廉循例題薦治行優異知府沈萃禎知州

黃廷金知縣葉成章等三十餘人

按本寺原額馬價二十三萬七千六百兩有奇兵部題准年終通將所屬府州縣備查完欠知府以下能依期完解數多治行卓異者聽其分別薦舉否者叅處

巡按御史左光斗具揭

故事有司題荐大約為俸淺甲科而設後因人數煩多不便點綴遂格不行勢不得入之揭薦而鄉員愈受其窮矣此後似當仍行題薦但註定俸必須半年數不得過廿庶幾此不爭于有餘彼不若于不足亦平人情振吏治之一籍也

以陳大綬為尚寶少卿

即... 宜慎其初用言宜被其寶



御史周邦基奏議用人宜慎其初用言宜核其實  
兵部奏請軫念陣亡諸臣奉

聖旨是遼左覆軍陷城文武將士捐軀死事義烈可嘉這

陣亡

陣亡官兵人才屢奉皇恩慰諭趨行褒卹既經叙奏宜霽

渥恩劉挺以原官左都督贈少保王宣贈少保升左都督

各襲升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謚立祠加

祭塋塋杜松贈少保左都督襲升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正

千戶世襲立祠加祭塋葬趙夢鱗馬林各復原職贈二級

襲升二級從祠附祭潘宗賢贈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衛

百戶世襲賜謚立祠附祭董爾礪張文炳俱贈按察司僉

事廕一子入監讀書從祠附祭江萬化麻巖俱贈都督同知襲三級黃越于守志各伏原職贈一級襲升一級李等二十員俱贈都督僉事襲升二級喬一騏贈都督僉事襲升四級與本衛實授百戶世襲俱從祠附祭鄒儲賢等三百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升二級馬時楠復原職贈二級張奇策等三員各照本職上量贈一級何懋官等四十三員各襲升一級萬邦寧等四十九員各量升一級朝鮮將官金應河等八十一員移文破格從厚贈錄其軍兵丁夷俱照數行各鎮優卹祭榮以慰幽魂

遼東巡按張銓飛騎奏曰奴賊載鈞梯傾巢而來于十一

遼東巡按張銓飛騎奏曰奴賊載鈎梯傾巢而來于十一

日半度渾河深入十二日攻犯瀋陽二十三日已被賊

寇陷矣先是臣于初三日巡視瀋陽見其壕塹重環火車

密布惟城垣三面毀壞板堞倒塌而城中降夷克塞俱有

奸細藏伏為賊內應臣切憂之詳囑諸將謂賊若臨城降

夷當盡發城外若其來攻必俟百步內始發火砲而城上

亦以鎗砲助擊賊必不能得志乃諸將皆謂城難憑獨濠

可恃意但主專力于外臣深已不然臨行于途中復再三

囑付不意其臨時錯悞乃爾也聞城破後摠兵賀世賢尤

世功從西門出存亡未卜其餘走散將卒尚無一人至者

不得攻克之詳傳聞有云賊連攻數次不得入後從東北

面以新土填塹遂登城者有云連發砲熟裝藥即噴賊乃  
蜂擁過濠者有云賊急攻東門城外吶喊內應之開門而  
入者摠之城已陷矣陷之情景且可徐查遼陽所恃爲藩  
蔽者全在瀋奉二城而瀋陽東捍夷西障虜較之奉集更  
重今瀋陽旣陷則奉集已失犄角之勢彈丸孤堡何以自  
存而賊從瀋陽直走遼陽百餘里中無險阻可抵遼之戰  
將勁兵半萃于瀋奉半分應援兩副將見今遼城兵不滿  
萬皆真保山東之兵身無介冑器不精利以守二十餘里  
之城分城布列且難况于捍敵臣已與經畧議急撤川浙  
土兵遼陽城守而以朱萬良姜弼之兵駐虎皮驛爲奉集

上兵遼陽城守而以朱萬良姜弼統之兵駐虎皮驛爲奉集

聲援但恐士卒有風鶴之驚聞風而潰武清營已報步卒  
逃矣且我所恃以勝賊者獨有火器今賊克瀋陽無數鎗  
砲火藥皆入其手則我之長技已與賊共之萬一用以攻  
城更可憂也誓與經畧諸道竭力固守保北危城而臣已  
先與經畧密令侯世祿搗賊之巢若使得入賊必狼狽而  
歸然尚未敢必也大約將士畏奴如虎心膽俱裂無一敢  
戰者即如朱萬良姜弼統兵幾二萬專使之往來應援而  
扎營于渾河之南去瀋陽十餘里一步不敢前川浙土兵  
亦三萬餘亦結營自固坐致瀋陽淪沒亦可痛恨矣除臣  
查明另疏題叅外先將危急情形馳奏伏乞

○妙○善○

通真情狀

經會議便不能速矣

皇上軫念危疆關係社稷亟下廷臣會議殄禦長策仍

勅兵部速催達奇勲等出關及調發各邊家丁星速來遼

以應急需臣等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兵部衙門接出

聖諭朕見近日風霾時作日光晝晦朕心深切警惕昨日

覽遼東巡按御史張銓塘報奴賊攻陷瀋陽遼城萬分危

急該鎮各地方文武各官職任全無備禦踈防怠玩

應援各將擁兵結營自固坐視一城威令何在姑都着策

勵任事兵部便馬上差人傳與經督撫按各官作速挑選

建請說兵馬各陳方畧相機拒堵務保萬全如有仍前坐視

職任事兵部便馬上差人傳與經督撫按各官作速挑選

精銳兵馬各陳方畧相機拒堵務保萬全如有仍前坐視  
的即以軍法從事河西并關內各路守禦應援事宜一體  
申飭邇來小臣議論煩多無裨實用大臣止畏譏彈不任  
勞怨紛紛杜門成何國體輔臣一燝尚書李汝華都着即  
出視事無介浮言

會議防禦

聖諭適覽遼左巡按奏報瀋陽已被東夷攻克奉集既孤  
遼鎮益危目前防禦應急長策着廷臣作速會議具奏一  
面行文經督撫按各官集兵防守聲援牽制一切事宜相  
機從事戎政尚書併兵部添設侍郎作速催來到任餉務  
方急尚書李汝華即出料理不得藉口侍郎毋致推諉誤

事工部買辦硝黃陸續運解無誤急需封疆事急大小臣  
工同心體國各抒籌畧共濟時艱故諭

御史江秉謙驚聞遼陽垂危敬陳備禦之策曰今奴賊攻  
陷瀋陽指臂斷爲兩截而奉之岌岌可知瀋奉潰而賊直  
中于遼之胸背環遼之岌岌又可知事勢至此誰職其咎  
因痛念曩時楊鎬失律喪師開鐵淪沒境無堅城人無固  
志當日情形之危急誠有百倍于此時者乃熊廷弼受  
命田間倉皇赴 召四方之征調未集士卒之膽落未定  
甲馬器械無一可恃而廷弼出萬死不顧一生單騎從數  
千弱卒出關猶復收拾餘燼城守經年令奴賊終不能得

志如今之瀾入者何前此垂危之遼城賊反不知其所攻



千羽卒出關猶復收拾餘燼城守經年令敵賊終不能得

真可笑可嘆

志如今之躡入者何前此垂危之遼城賊反不知其所攻  
今此堅備之瀋鎮我反失其所守則廷弼之才識胆畧布  
大過人者矣使廷弼得安其位而展其雄抱定不致敗壞  
若此然前論廷弼者猶曰風聞不失為存遼過計至今勘  
核已明而復以橫摠之私意見抹殺天下之公是非逞紙  
上雌黃茂國家之利害寧壞朝廷之封疆必不肯釋  
胸中之畛域寧甘心以遼陽與奴賊必不肯平氣以議論  
寬勞臣今日之事何不持一疏以還虜耶雖然追之已無  
及矣為今之計瀋既已陷奉不可知遼陽斗絕孤城不可  
不厚集聲勢而賀世賢尤世功二將之卒未知存亡光榮

議援遼陽  
兵將

議保山海

議防神京

部下之兵，或留自固。此時提兵往援，將果誰屬？兵果誰統？蒐卒補乘，軍中或有妙筭，而事危勢迫，廷議不可不亟講者也。山海雖爲三韓阨塞，但遼陽保，則戰在千里之外，不保則戰在百里之內。經臣久熟邊情，諒有勝筭，而地袤難以遍守，戰卒能有幾何？則宿重兵而防不測，又廷議不可不亟講者也。神京爲根本重地，雖奴賊得志于遼，諒不能即長驅入犯。但訛傳則風鶴皆驚，窺釁或寇盜竊發，何以鎮人心，使無動搖？何以杜奸究，使無意外？又廷議不可不亟講者也。語云：亡羊補牢，見兔顧犬，猶今日未晚之着，而燕巢飛幕，魚游沸鼎，此豈諸臣漫言泄泄之時哉！

燕巢飛燕魚游滿洲此豈謂巨浸言泄泄之世何哉

聖旨這本說熊廷弼才識膽畧過人有保守危遼之功郭  
鞏昨說他是罪有無私意着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從公  
會議具奏

遼東巡按張銓奏請恤忠魂治懦帥疏曰遼陽圍急陳策

童仲揆二將尚在遲疑裨將周敦吉欲直前薄賊謂與潘

陽兵內外夾擊可以成功即士卒亦踴躍爭先阻之不聽

及知潘陽一陷諸將益憤激曰我輩不能殺賊救潘在此

三年何為石柱司秦邦屏遂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止留

浙兵三千餘名大將與戚金張明世在河南扎營兵既渡

河營陣未就而虜以鐵騎四面撲攻諸將奮勇撕殺斬賊

人人以此  
為念事濟  
矣

正策

丙子月... 卷之六 三月

可惜

罪狀何如

落馬者二三千人。賊却而復前。如是者三。後虜益衆。諸軍  
饑疲不支。遂被衝殺。吳文傑、周敦吉、秦邦屏皆戰歿。周世  
祿從西北殺出。不知去向。鄧起龍、袁見龍奪橋南奔。走入  
浙營。賊追及圍之。數重。初用火器擊打。賊歿者甚衆。後火  
器已盡。復接戰良久。乃敗。而大將裨將一時沒矣。當川兵  
渡河時。朱萬良、姜弼之兵去渾河不過數里。觀望不敢遽  
動。及賊圍浙兵。兩將方領兵而前。一與賊遇。即披靡不支。  
軍四分散。而賊乃得專攻浙營。臣初疑南兵難用。後北巡  
經過其營。按轡徐觀。見其部伍整齊。器械完備。諸裨將周  
敦吉等皆慷慨激烈。願一當以報朝廷。臣甚壯之。私與

諸臣議。謂以此步步卒。翼領騎兵。盡我全力。扼賊咽喉。可使

使人腸烈

諸臣議謂以此步卒翼領騎兵盡我全力扼賊咽喉可使  
 不得出穴而後版築之役可興乃今已矣痛絕其亡歸殘卒有  
 以首功來獻者臣即時照例給賞乃痛哭階前願不領賞  
 但願為主復讐臣亦為涕泣不已此亦是諸將之得士心  
 而士卒果有忠勇之氣也使將士皆若此何憂逆奴哉自  
 奴狂逞以來敗衄接踵從未聞血戰一場今諸將以萬餘  
 當虜數萬殺數千人雖衆寡不敵力屈而歿其烈烈英氣  
 應多為厲鬼以殺賊是以愧偷生巾幗之輩此不待復勘  
 亟宜從優褒錄以鼓士氣者也先諸將當未戰沒時曾  
 具呈于臣求調川土兵五萬願獨以步軍滅奴臣以為未

請治儒玩

可再調寢之。今川浙土兵守營及敗陣逃回，約尚有萬餘人，可成一軍。然已是中下之駟勢，既孤單又無將領，統之誰爲督厲？則川兵之調是不容已。雖遠汲不救，近渴然今大勢已失，用兵方始，則此着不可緩也。若朱萬良、姜弼畏奴如虎，臨敵趨趨，胡馬一嘶，曳兵相踵，雖兵止萬計，衆寡強弱之勢自不相當。然既不能解瀋陽之圍，又不能救南兵之覆，則將焉用彼相哉？按法而行，自當治以逗遛之罪，姑念其兵單士疲，不能抗強敵之鋒，且遼之戰將，死已畧盡。用人之際，暫寬使過之條，所當削職令立功自贖者也。再照經畧袁忠，心爲國竭力籌邊，死生既已，早忘利害，詎

其心足取

已才不

能逆觀，但既任疆場之重寄，宜效安懷之定謀，而一月之

再照經畧袁忠公為國竭力籌邊賊生既已早志利害詎

罪經畧極  
富

撤兵守遼

能逆覩但既任疆場之重寄宜效安攘之定謀而一月之  
間失堅城覆裨帥殺名將歿者暴殄于原野生者逃竄于  
四方使遼陽有累卵之危士民有切膚贍烏之懼則有不  
得辭其責者盖平日手口拮据亦多綢繆牖戶之計而臨  
事耳目隔絕未見發縱指使之功日月恐不相假桑榆猶  
或可收此在

皇上酌眾論而獨斷之也賊尚盤據瀋陽遼陽以北居民  
逃奔一空烽火斷絕胡騎充斥已撤奉集威寧之兵并力  
守遼而敗卒亦稍漸集粗可布置但遼城二十餘里城守  
甚難一時人情惶惑爭思南徙臣以為舉足則遼非國

督撫移駐

水兵間道  
正兵出關

急發內帑

家之有恐不能以丸泥封山海。但當竭力固守。保此危疆。與經臣諸道。臣登埤環塹。預戰守之具。安撫城中。率厲將士。人心稍寧。惟恐賊出別計。深有可虞。此時宜使撫臣薛國用帶河西之兵移駐海州。督臣文球帶山西之兵移駐廣寧。以張應援之勢。救厝危之急。而山東水兵從海道直抵蓋州。通州團練民兵。速遣出關。更發內帑數百萬以佐軍需。臣身在焚溺中。情勢迫切。語多不倫。伏乞皇上留神。此關係安危不止三韓已也。奉

聖旨覽奏。川浙兵將戰沒。奉集各兵撤回。遼陽勢益危急。該鎮文武各官協力守禦。撫定人心。務保無虞。陣亡川浙

諸將血戰捐軀。不必待勸。着即加褒錄。各將一體優卹。守



該鎮文武各官協力守禦撫定人心務保無虞陣亡川浙諸將血戰捐軀不必待勦着即加褒錄各將一體優卹守營并收集各兵立營團練俟另調水土將官統領朱萬良等臨陣退縮着先革去職銜戴罪立功袁應泰矢心殫力調度不前仍着策勵任事山海海蓋各緊要地方集兵設防其督撫移駐事宜該部一并作速議奏

科臣蕭基論列人才品題有三法衡其言而肝胆見衡其人而才品彰衡其時而物情平銓次亦有二法優老勸忠在加銜提携拔擢在超級安頓洗滌在本等

起鮑應鰲祠祭郎中劉宗周儀制主事高攀龍光祿寺丞

方震孺言應鰲于

孝靖皇太后寢園一事費盡苦心卒能委曲調停勉成

大禮體  
皇祖之

先帝之沉痛此其作用有大過人者。至于劉宗周明知其清華將及却不肯隱忍數日而必欲發摠其本心。此其意何求也哉。十載林居至衣食斷絕而眉頭無終皺時。此等男子可於肥肉大酒中求之乎。萬一用不及時位不配望。書之史冊。主爵者之羞也。高攀龍當太倉炙手之時有恤才遠倭之疏。一身許國。九死投荒。里居且三十年。絕口不言朝事。人稱其潔靜中廓大。寬博中精嚴。直欲遠比周程。近追羅薛。此亦今世之祥麟威鳳矣。

兵部奏言遼陽存亡未卜。河西救援宜周奉。

聖旨。遼左望援甚亟。先遣兵將及昌鎮挑選兵俱着侍郎張經世催督。星夜出關策應京營事務。暫着戶部侍郎臧爾勸管理宣鎮等五處領兵移駐聲援。該部知道。卿等仍悉心籌畫務保萬全。

遼陽陷內閣揭報奉

日一日遼

陽陷

聖旨覽奏知遼陽失陷旬日而克兩堅城未聞拒堵片時該鎮各官平日撫馭乖方人不用命深可痛恨卿可傳示摠督文球巡撫薛國用用心料理倡率忠義死守危疆以安內地其遣侍郎巡閱催兵知道了防禦京城事宜作速着實舉行

奴酋於十九日至四里舖經畧袁應泰即督催摠兵候世祿李秉誠梁仲姜弼朱萬良參將周祿等領兵拒敵經臣與按臣張銓登城指揮兵將經臣親自出城督戰按臣留守兩軍相當互有勝負經臣夜宿營中不入城二十日相持二十一日賊眾擁砲車過河在東山結一大營官兵陣于東城外相對發放火器官兵不支賊遂以步兵攻小西門經臣急退入城與按臣東西分疆嬰守又出各監軍催督各將領合力救援監軍牛維曜從

忠貞在一家

小南門突圍被賊砍射落水扶傷而走有馬達賊攻東門兩處夾攻火器幾窮殆不可爲經臣按臣與分守道何廷魁三人在東樓共欲慷慨赴難經臣曰泰不才微尚方寵靈固誓以身許按臣無闕外責尚可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泰歿且不朽聞各門并攻益急三人復分城歿守至酉時小西門火起夷賊先登遂有內應開門以延之者城內大亂經臣知勢不可救登樓引刀自裁按臣罵賊不屈歿之守道何視其二女二妾投井而後從之監軍崔儒秀自縊于都司堂上之數臣者可謂從容就義者矣比曉賊酋始入出示安撫百姓令二叛將收集西兵許以月餉三兩人皆剃頭隨順當是時諸將統兵在外見城中火起知己陷矣遂四潰各監軍因而西奔三岔南至海上而賊且四出擄掠冒鋒矢扳崖躡巔幾日望屋無烟擄萬歿而出一生也二十三日奴下令括民衣富室得留九件中人五件下人三件又於東教場聚貨物分散西虜二十五日驅漢人赴北城屯民歸村堡夷人乘機劫奪大半裸體婦女辱不堪言多縊歿者添三衛掌印官共八衛分投筭民造冊二十七日先令西兵出隸瀋陽二萬餘人至二十八日遼之商賈歿者四五萬人又籍東人家但有五人出三

快事向不  
處處皆然  
人人皆然  
忠義性成  
寧以地限

招募豪傑

名三人出二名隨營給配賀世賢妻子二十九日復殺  
遼人之狀貌可疑者一頭日坐于西門照而殺之有一  
生員父子六人知必死因持刀與衆砍殺頭目連殺三  
四人其諸子持挺共擊殺二十餘人夷倉皇無計百姓  
乘亂走出五六百人結隊南行夷不敢追奴復命其子  
領衆操標探河淺深又遣叛將金玉河領千人南至海  
洲傳諭歸順而人民已先剃頭待矣獨東山曠  
兵與南衛堅不受命有剃頭至者羣擊殺之

兵部接出

聖諭國家文武並用頃承平日久視武弁不啻奴隸致令  
豪傑解體志士灰心今邊疆多故東夷洊食大風猛士深  
軫朕懷卿部便張掛榜文通行天下凡山林草澤之間有  
素懷忠義夙抱韜鈴膂力過人猿臂善射可效一旅之用  
者在京赴兵部報名在外赴撫按衙門驗實津送來京朕

發帑金

催諸臣任  
事

皆不次擢用，卿再查祖宗舊制，文武各有職掌，互相彈壓，不得仍前牽制，庶展豪傑之用。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特諭奏發帑銀一百萬兩，給付兵部等部，以佐急需。務期實用，不得仍前冒破。其用過銀兩，仍開註具奏。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朝廷設官，各有職業，豈容曠廢棲遲家園，成何國體。朕冲齡嗣位，方期大小臣工靖共修職，而因循若此，豈朕委任責成之意。爾部便查升補未任官員，照水程勒限催他到任。有違限的，照會典例查叅。有官品未崇，例不疏辭的，通政司不得代為封進本章，致滋瀆擾。其兵部左

疏辭的。通政司不得代爲封進本章，致滋瀆擾。其兵部左

侍郎張鶴鳴代歸已久，奉溫綸止知畏避人言，不顧君臣大義。兵部左侍郎熊廷弼功著存遼，朕已洞鑒。朝議僉同特茲起用。方今奴酋游食狂逞，忠臣義士豈無枕戈擊楫之思。爾部便馬上差官齎勅前諭本官，仍着彼處地方官登趣即日就道。如不顧君命，堅臥託辭，國有憲章。朕不敢貸，併升任尚書許弘綱、侍郎王在晉、祁伯裕奉命已久，都着催促前來任事，不得仍前延緩。故諭。

大學士韓爌揭帖奉

聖旨，卿復閱

皇考慶陵，忠勤周慎，仍於原處獲有吉土。天意人謀，叶卜。

慰朕孝思嘉悅不已營造規模已定着上緊興工該衙門知道

限水程

欽限各官到京水程張鶴鳴四十日祁伯裕二十日熊廷弼五十日王在晉已就道令其疾馳任事

添設

添設職方司主事二員范鈞耿如杞

起用

起倪斯蕙太常少卿徐時進南光祿少卿王宗泰尚寶少卿王之寀刑部浙江司主事○贈王湛初太僕少卿



四月丁丑朔享

太廟

以李宗延爲右僉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

監軍王化貞致揭各衙門

揭稱賊剋遼陽自河以東望風歸附惟曠兵南衛不從  
奴欲除心腹之患然後爲進取計若此時有兵三萬住  
河上奴必不來所慮者邊外河淺可蹇裳而過然巴兔  
抄花適當其冲我能啗以利虜與我合奴何敢越境而  
至此時奴虜已有瑕隙因昨奴取遼陽所分者少因相  
爭殺如前日宰賽故事正可間也若奴悟而使虜屬厭  
必無幸矣此時須出兵三萬可以暫救目前無奈出關者  
托故不進奉命者出關無期其意爲遼旦夕必亡遲行  
可免于是干城之將不及東山之曠夫爪牙之選不如  
遼海之懦士朝廷儲將養兵亦安用之眞可爲痛哭流  
涕也急出兵遼可不亡利害安危間不容髮而無奈被  
髮冠纓之無人萬一奴內患盡除掩我不備何以應之

四語足完 遼事

至本職一身往來于七百之危邊當人情洶洶之時左顧右盼手口拮据幾不知有晝夜此時亦不覺有病但心內如火舌上出烟業已將身許國復何所惜但恐一旦力盡而死則無復有以禦魑魅者可念也則就近速添道臣知無俟職言之畢矣至廟堂之上宜急于應遼緩于慮家鏡于力行寬於持論庶為得之聞有紛紛送家眷南還者搖動人心大為不便即職之家眷尚在關外何關內之太早計耶職封疆之臣職在封疆何敢多言但因廟堂多走書見詢者以冗中不及遍答故揭以告之謹揭

雲南道張新詔上固根本以安人心疏曰於本月二十

五日在衙門辦事接得邸報云二十日西虜攻剋長安堡

遼陽大兵奔潰三岔河一路無人烽火斷絕遼城被困不

知存否臣讀之未終不覺髮豎可異哉中外泄泄日墮奴

之術中而不自覺敗壞封疆貽憂

真正金甌 無缺之天 下東辟推 幾誰為厲 階不獨髮 豈更為心

君父以至是耶蓋遼自右有軍以來征兵征餉幾遍海內

之術中而不自覺敗壞封疆貽憂

說盡玩弛  
之情

君父以至是耶蓋遼自有事以來征兵征餉幾遍海內主  
 戰主守幾無剩議說者謂奴緩而我因之亦緩其實我緩  
 而奴未嘗緩也奴急而我因之亦急其實奴急而我未見  
 其急也不但逆奴非我族類為獷為悍亦且精于用兵善  
 謀善作以致陷我城堡兵不血刃勾連西虜捷向應響濟  
 陽破而遼陽見危長安堡破而三岔河路梗東夷西虜已  
 結同心河東河西首尾莫顧即令遼陽之經道將吏或焚  
 渡河之舟或決背城之戰置之死地而生反亂為治反危  
 為安皆不可知而以大勢揆之山海以東岌岌乎殆恐非  
 我國家所有也

亦是大臣  
身內事非  
過求也

兩朝御信錄  
卷之六  
奈何至此

主憂臣辱。正此其時。閣部大臣。尚可悠悠泛泛等之尋常。  
聚訟會議。猶同築舍乎。成敗利鈍。宜身爲任之。是非毀譽。  
當付之不問。率大小臣工。日宿公所。部院科道。仍擇一靜  
密公署。屏絕廝役。時爲商確。謀有定畫。一面質之相臣。一  
面入告。

君父其章疏不必連篇累牘。但求明白直截。不但省煩文。  
便于觀覽。且得

主上將此事明白於心。其用一人。拔一將。當立限刻期。仍  
不可使之借名套辭。以滋規避。逗留觀望者。必罪不宥。京  
都五方雜處。奸宄易生。且奴賊巧偵探。細作無處無之。宜

如何設法嚴緝。京營十萬。原以備有事之用。且沿城結寨。

如何設法嚴緝京營十萬原以備有事之用且沿城結寨  
客歲曾爲料理今事急矣宜如何安插練習城門出入關  
係非細宜如何差官分守周圍城堦晝夜須嚴宜如何編  
民防護其乘城器物難以卒辦宜如何未雨而綢繆薊鎮  
大同

神京兩肩臂也其枕籍則咫尺相依其安危則呼吸與其  
當行彼中撫按如何簡練精銳使沿邊一帶屹然岳峙潛  
消外侮方無他虞且各預蓄一旅之師一成之卒爲都門  
不時之征調以爲護衛之用其新差撫臣當亟爲

詔勅俾得速爲叱馭毋執令勅常期致有後時失事之處

山海爲東鄙之要害。重地也。亦危地也。孰爲萬夫之辟易。而足以當關。孰爲夙練之貔貅。而可藉之無恐乎。此不可不究心也。天津居水陸之交冲。我旣可以鼓棹。彼亦可以揚帆。誰氏弁裨。可居上遊之雄。而舫帆無儼。何處健卒。可息鯨鯢之浪。而征募當亟乎。此不可不早計也。通州扼南北之咽喉。京軍之倉庾在焉。不但勢迫門庭。更儲百萬命脉。可無重兵以宿之乎。守通卽以守京。又不可不爲長慮也。至保定暨山左山右河南河北星布碁置。原爲三輔近藩。而拱護神京。又屬臂指相聯。各撫按咸抱許國之忠。誰無同仇之念。該部當亟行文該鎮。各將標兵及堪暫調營

兵整頓二萬卽少亦當整頓一萬餘以備不時赴京應援

無河仇之念該部當亟行文該鎮各將標兵及堪暫調營  
兵整頓二萬即少亦當整頓一萬餘以備不時赴京應援  
之用蓋事尚須酌其緩急惟有備乃可無患耳此特爲護  
衛

帝京言也倘遼陽未即決裂機會尚有可圖夫然後再議  
堪調之兵再用智勇之將爲殘局之復整爲捲土之重來  
此在當事者另有長計非愚之所可知也至若遼左重  
兵歷境聲息不通外援不至內呼無門在遼陽者有垂首  
孤注之悲在廣寧者有喙息空拳之歎樞曹旣爲遼事添  
設其官何不爲遼事宣布其力倘爲被髮纓冠之救應督  
發生力之兵橫戈耀甲揚旌關外將山海以東先聲可鼓

或亦足以禡強寇驚風落影之魄。壯孤軍有死無生之氣。此又目前最切之着也。微臣戀

主心長。有志分王國之憂。而辭

陛日近。無計飲胡虜之血。敢因一弋之獲。以自効其款款之忠如此。

文書房揭帖四月初三日

元輝殿選中貴人三位

中宮河南祥符縣監生張國紀女母陳氏 東宮大興縣

民王學長女母李氏 西宮南京鷹揚衛舍人段黃葵次

女母蕭氏

林示發抄軍機



女母蕭氏  
禁發抄軍機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遠患日迫內地防禦所在需人招選兵將乃今日急務該部宜遵諭豎旗掛榜即日舉行收到兵將三日一類奏糧銀即于前帑發銀內酌給其操練營軍編派保甲緝獲奸細修城挑濠守禦器械碗砲火藥已奉前旨各有專司限十日內完備違限的部科參治封疆大事主持專在朝廷當事大臣務要忠心體國不得瞻顧人言職掌利害豈有不知何乃漫無主持依違悞事科道官條陳雖有職掌然議論不一事難舉行且戶兵二部尚書兵馬錢

因朝後傳金 卷之六  
根責任重大，動輒輕議去留，致令掣肘無心，國事耽悞。即如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大失，換過表應太一敗塗地。當時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

祖宗百戰封疆，袖手送賊。若不嚴核痛稽，何以懲前儆後。該部即將熊廷弼更換緣由，及參論各官詳開來看。爾內外大小臣工，各宜洗濯肺腸，一心君父，共佐時艱。如大臣畏忌，薄視朝廷，小官不恭，淆亂國事，朕雖冲年嗣服，

祖宗列聖，具有刑章，朕豈敢以姑息從事。諸臣慎之，戒之。特諭。

湖廣道方震孺條陳緊急軍務除要地添設巡撫四員。臣

湖廣道方震儒條陳緊急軍務除要地添設巡撫四員臣  
等專疏另請外今將目前急務開具進呈

一寧前道叅議王化貞甚得西虜之情形速宜加僉都職  
銜令其便宜行事與薛國用一同守河西等處宜責成吏  
部周嘉謨

一兵事急如星火凡東事本章求

皇上隨覽隨下切勿仍沿舊例

一兵事旁午本章甚多閣臣宜取翰林官四員分閱擇緊  
要者貼浮票以便觀覽當即刻舉行

一要緊軍務不必從部議覆閣臣徑自稟發責成該部以  
省稽遲切勿借口侵各部之職掌也

一速遣風力科道官十數員給與勅印限定時刻分道募  
 兵兵餉即用新餉地方官有怠緩者即刻題叅司道有不  
 堪者即刻更換

詳明兵垣  
 議中

一造火器

一大工宜暫停止做工夫役或修

慶陵或修濬城河宜責成工部尚書王佐

一永順鳳陽係根本重地加派遼餉未征者亟免以安民  
 心已征未解者火速查明報部宜責成戶部右侍郎臧爾  
 勸

一巡城練兵御史先募京城之兵一以收驍雄一以散奸

棍兵部宜請帑金分給。

一遼陽不守。海運難行。當併力陸運。宜督餉侍郎李長庚。或回理部事。或敕守天津。

一各處近京諸道。應加銜者加銜。應更換者更換。巡撫亦然。責成周嘉謨。

一練兵少詹徐光啓。向住天津。即刻取回。以製火器修敵臺。責成吏部周嘉謨。

一自通州至山海關一帶口子。或某地應防。某地應築。某地可埋伏。某地可結營。宜勅少詹事徐光啓。往相度之。立限回奏。

一京師自山海關當十里設一報馬以速探哨宜責成順天府巡撫李瑾巡按李凌雲

一京軍夏糧合于通州支放一以留京食之積貯一以散通倉之儲胥即先臣于謹燒通州倉之意也宜責成戶部侍郎臧爾勸

一遼事緊急京官紛紛送家眷驛遍苦累人心洶洶宜頒行順天撫按不係緊急軍情驛遍不准應付當責成兵科蔡思克

一崇文門外大通石橋關係城河作何料理宜責成工部侍郎姚思仁

一城外向無車砲當即日做起宜責成工部侍郎姚思仁

一城外向無車砲。當即日做起。宜責成工部侍郎姚思仁。以上共十八款。皆求其直捷可行。有補于危亡者。伏乞皇上面召閣臣商確。逐款亟勅嚴切舉行。若丹候部復彼此相推。恐奴酋不能待矣。

湖廣道賈繼春奉

旨回話奉

聖旨。朕以冲年。

皇考見背。仰體

在天之靈。禮敬選侍。其移宮一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末情節。舉朝共知。毫無異詞。獨繼春首倡邪說。捏造李選

侍雉經。皇入井。播煽流言。誣詆朕躬。若不窮究分明。何以傳信天下。後世繼春奉旨回話。初次只一揭朦朧。再次遮飾支吾。朕欲逮他來京。面質虛誣。今自認風聞無影。顯是明肆捏誣。供招定案。本當拿問處死。念輔臣奏請。繼春認罪。情詞可憫。姑從輕革職爲民。永不叙用。

命右僉都畢自嚴駐札天津。備兵防海。兼理糧餉。王國禎駐劄通州督護漕儲。招兵練士。

刑科董承業敬獻目前至計。奏曰。嗟乎。自有東事以來。十萬生靈。伏尸暴骨。四海之物力。罄髓竭膏。無一日之休息者。以爲遼也。而今其已矣。遼去而金伏海。蓋不必言矣。爲

○痛○絕○

今之計。較不關要地。惟有三一岔。河口一帶。尚可堅守。而將卒



花此筆為  
三岔河足  
以掀翻胡  
馬化此筆  
為山海足  
以鎮定夷  
氛化此筆  
為長戈為  
短劍足以  
取殺奴叛  
將之頭于  
十步五步  
之內

今之計。緊關要地。惟有三岔河口一帶。尚可堅守。而將卒  
器械安在。已出關未出關之兵馬。所當星火催促。以資備  
禦。又速發火藥器械。以為奴酋必來之防。一面布置三岔  
河。一面布置山海關。而京營保定之兵。不得不作速挑之  
以出矣。若都城之備。戎尚容泄泄從事耶。除遼瀋之鎮失  
事。一一查明。必行賞罰。無再稽遲外。如分整京營。分守九  
門。及重城等事。多製火藥器械等事。并乞早發內帑。諸臣  
詳言之。不敢瑣瀆者。惟望其即日舉行。而臣愚見淺劣。有  
十議焉。

一議。嚴守薊密等處。日者桃林口之挾賞未休。而虎酋乘

蒙聞在薊門恐喝不散宜多設兵馬以資重臣彈壓

一議招天下摠兵副摠推守提應襲又各衛所空閒指揮千百戶舍人等官各帶家丁二十名以上至百名願赴兵

部聽用者果有一長可採不論有薦無薦考其騎射統長之等第及見任品級即推守提等官兵部戎政聽用如家

丁堪用起程之日各給安家行糧至京一體給餉可也一議見任京營副參坐游各有家丁副將以健丁二百名

爲率參將以一百名爲率坐營各以五十名爲率新升京營者亦猶各限兩月內摠督及巡視科道親自查驗如不

堪用并不及數者輕則罰俸重則革任摠督衰老或能辦

此否毋悞朝廷大事也

此否。毋悞朝廷大事也。

一議錦衣衛原額營行步兵二千，馬兵一千，馬一千七百。其本衛教塲見在今已影射無存，乞

勅令錦衣衛印官照舊查明，令廉勇世廕官一二員統之。即令教習操練此兵以備防衛，仍屬兵部大堂不時查驗，以免後日侵射偷玩之弊可也。

一議調莊浪衛魯都督原額家丁三千名，雖兵已裁革，聞其族尚有十萬餘人，合宜查復舊額三千，并給其安家行糧聽調取赴京以備出關之用可也。

一議再調南兵一萬，招募新兵復補，而即擇本地三將率

領再調南京江防等營水兵數千而擇本地二將率領各務刻期赴京分住通州昌平密雲以壯鼎峙之勢可也

一議調延寧甘固之軍一萬五千即擇本地副總參游統領發赴通昌平密雲三處以爲根本之倚重而隨于彼中招募補足其數此外若各衛班軍春秋兩班盡數撥赴京師每三千名各以本地一將統領出關以備封疆可也雖各有封疆抽調不無單弱而莫非王土事急寧容坐視則不空分彼此之見矣

一議太僕寺馬匹各處解到俱矮小不堪備用又靡費金錢每匹價至二十四兩合宜改折馬價解京擇委本寺官

錢每匹價至二十四兩合宜改折馬價解京擇委本寺官

一負往宣大山。西招商。易買解京。當官查驗。堪用。仍給各州縣寄養。以備緩急。則省費多矣。

兵垣議  
以石塊亦

是以佐火  
器之所不

及

有旨移北  
安門外虜

平復舊

邊精巧。匠役一二百名。赴京。與見在匠役互相指示。并力製造。務求堪用。仍刻期催督。可無玩愒之弊。

一議罷內市。以清刻細。



以上十款。或可以支目前之急。或可以為長便之圖。揔之披瀝愚衷。以為救時要務。蓋亡羊補牢。其計已晚。苟悠悠坐待。天下事去矣。

續考選科道

添設薊州兵備起邢慎言任之。○嚴趣添注五府京營諸將到任。

遣主事周鼎催兵。山西宣大錦衣指揮張茂中往通州天津萬邦孚往宣大山西招募精兵。

兵科明時舉上言。當事日玩一日。人心日懼一日。謹籌及時之劑。張聲勢以褫賊膽。修實際以固吾圉。俱急有禪于遼事者。惟

聖明採擇焉。

一議覓謀士。遣名將問道登萊。廣招健卒。督見札水兵掉舟浮海直擣奴穴。

議下。密檄遣使臣以利害動朝鮮。約策應舉事。

一議下密檄遣使臣以利害動朝鮮約策應舉事

一議聽王化貞便宜以結西虜自今廣寧地方孤注可虞

且坊牌突被回祿明屬姦細為政非西虜同心廣寧未必

守也中書舍人郭萬程投揭願往義氣可賞合宜聽彼就

道同化貞商酌行之許令便宜不從中制

一議止調薊兵薊門係京陵重地見苦盡調援遼兵勢單

弱今復議調是以京陵戲也雖奉

諭旨當從撫臣奏請寢之以固根本

一議招義兵京城環聚勲戚及宦賈富室各有身家性命

之重坐此漏舟勢不得不獻一點忠義心以報國家各

事有緩急  
隨調隨補  
獨不可乎

募兵垣亦  
上此議

宜及時督率家丁、或捐貲招募壯士、畫地操練、爲首者以兵數多寡、授級勅賞、以獎忠勤。

一議撫臣督兵移鎮。先是庚戌之役、保撫曾膺防風之慘。

今奈何蔑三尺耶、宣大摠撫董漢儒報遣標兵三千入京。

護衛、仍身督五萬兵移住宣府、卓哉此舉、此可愧觀望者。

山東河南真定諸撫、宜令刻日移鎮、再延治以逗遛之罪。

一議大臣司餉。餉司楊嗣昌理河東新餉、心血嘔盡、才識。

兩超、今遼陽旣陷、餉當別議矣、且河西舊餉屬山東司理。

之關內等鎮舊餉屬貴州司理之、各有典守、欲求歸一、非。

大臣總理、不可當速移侍郎李長庚入京綜核此事、分別。

上亦有忠  
勇各事之  
囊



新舊以便責成

一議下嚴旨守催望臣以安人心熊廷弼等

勅諭愷切讀之心動再差馬上嚴催令刻期赴

召料理邊事實不可遲眉睫

一議急清水道御河之水出自西山源源而來夙稱金湯

近被勲宦諸人截水灌園以恣遊玩而京城之水遂淺竭

矣今宜差官查疏以備深池之用

一議恢使過之門

一議整理山海

一議分兵防守諸路自山海以北石門路所屬黃土嶺一

片石大毛山義院等口皆與遼東接壤而黃土嶺一片石更平曠無大險阻向來外兵多取徑于此邇者石匣口進步行達子十餘名深至鎮夷河口射傷守臺軍士石匣距一片石僅六十里許耳萬一奴窺兵單乘虛而入山海不駢枝耶宜令添兵防守嚴責該鎮撫臣

一議調勁兵日者調四川土兵是也乃甘肅兵廣西狼兵俱驍悍可以吞奴當並議調用然非風力科道單騎遑遑終成紙兵耳急宜遣官同稔知軍情將領星馳刻期調之一議招兵近者兵部開募兵俱從五城兵馬報名無錢者定不入冊且無破格之例人不樂就設處錢糧以備募資

責成將官以收實効此爲急着

以上諸款或擬之使不吾犯或脩之使不吾乘雖一得之

見應症之藥也乞

賜參酌施行

勅薊昌等處援兵俱着照原數督發策應毋得互分彼此

推諉誤事罪有所歸

初八日卯時奏告

天地

宗廟遣公侯張惟賢朱純臣李成名行禮

山東巡撫趙彥奏曰金伏海蓋原無重兵即有兵亦不能

奏告廿七  
天婚也

守賊由蓋州而絕糧道。在登州相望一水三日可到。再或由旅順而繞登州。止半日之程耳。登萊危急。不啻然眉。已屢行登萊青三道將沿海防禦。比常萬倍。加嚴海運糧船。即行停止。已發運者。仍差人追趕。毋資寇糧。去後。今據遼陽已失。四衛望風逃竄。勢必來奪運船。投奔登州。即彼中道將俱出避禍。則人民兵衆可知。又安知無賊之奸細混入其中。如瀋陽攻陷。比由降夷內應。其明驗也。又有吳金祖之餘黨數千人。尚未平靜。利于有事。倘從中爲難。其人。不歸遼。不歸登。只以海船遊剽于海。遼之間。而人心即震動矣。臣嚴行該道督副將沈有容。駕船前往皇城島耀兵。

設防以壯聲勢。並示彼無可乘之隙。以絕其闌入之思。期保無虞外。今准部文調沈有容統水兵三千赴天津。則登萊二千里海口。與酋共之。誰爲防守。今廟堂之上。止知遼左不守。薊門天津。逼近奴酋。有剝膚之患。不知登萊盈盈一水。我可以運糧酋。即可以窺犯。旣無重關之險。又無大兵之防。其關係

國家安危。不在山海下也。沈有容應否赴調天津。再乞裁酌。除一應招兵選將制禦事宜容

臣查議另行馳報

修山海城

議者謂速借大工銀十萬兩。委官修理。此議甚確。亦甚急。但修之非可聊且補葺已也。蓋城薄則易攻。一砲打

如議成之  
真正金湯  
不拔之基

即中宮父  
月

國朝後信金  
卷之六  
之而遂裂城無郭亦難支撤去一重而遂陷城無池亦  
難守敵入長驅而莫禁故今之修務於城之內禁厚舊  
城之半城之外增築一郭以為內城之護而郭外之里  
許又自北山至南山間鑿一深池即引海之水注之置  
聯橋於其上緩則設之急則撤之而橋之質即於此山  
取大木為鹿角柵聯置於兩岬建舖窩於其內以防撤  
橋禦敵之守蓋柵以外胡馬不能入柵以內火炮可潛  
其也或謂此時而有此舉恐功緩而費奢不知自山去  
海遙度不過六七里監督得人只十數萬金饒為之非  
奢也規制有法只羣數十萬工一日可成亦非緩也是  
在當事極力任之而  
摠督極力責成之耳

升鴻臚寺少卿張國紀中軍都督同知妻陳氏封夫人

工部主事金元嘉行人張其平雲南主考刑部主事項

夢原行人張檉芳貴州主考

叛臣黃衣伏誅

刺實寧人原任通判奉經臣委收糧于遼遼陷不死乃  
刺實寧人原任通判奉經臣委收糧于遼遼陷不死乃

衣廣寧人，原任通判，奉經臣委收糧于遼，遼陷不死，乃  
剃頭投降，甘心臣虜，逆引見奴酋，酋以大紅蟒衣之  
與，驟一頭，同三僕送出，招搖過市，觀者如堵，蓋明以其  
身為招，又陽用而陰圖之也。但衣曾列冠裳，受國厚  
恩，還自賊所，甘為戎首，既為誦德，以誘其往，又為彰威，  
以迫其從，熒惑羣聽，欲舉河西之地，拱手而授之，賊撫  
臣捕得之，與其僕黃春、李四、余仲義并梟于通衢，人心  
大快。地方稍戢，隨上疏自劾，擅殺之罪，奏中有言：若少  
緩一日，恐人心愈惑，內變叵測，雖欲殺之，  
有不及殺已耳，可為深識之論。廷議難之。

逮原任監軍道臣高出，御史劉廷宣專疏劾之，奉

聖旨：遼城失陷，監軍官不能效死，且倡為弃城啗虜之說，  
公然投遞印揭，搖惑人心，蔑視國法。若使人皆效尤，封疆  
何賴！高出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柎解來京，究問其餘道  
將，姑着戴罪立功，自贖。該部仍分別具奏。

劉劾疏云  
弃廣寧即  
弃山海弃  
山海即弃  
勸鎮恐當  
事不察一  
感此言聽  
經撫之疾  
呼而漫然  
不應即應  
之亦不甚  
急不再獵  
而天下事  
矣矣良是

按出揭畧云、遼藩相繼陷沒、以皆有內應也、遼人巨族、  
通李永芳者百餘家、約期舉事、而經臣又不聽職、等固  
守之策、必欲僥倖決一戰、戰本敗而又詐傳為官兵大  
勝、以懈我守、侵晨合圍、至申刻賊始攻城、而西城樓遽  
焚、遂內潰不支矣、臣僅與一僕攜關防、冒圍而出、夫豈  
敢愛其死、而職寧死法、不死賊亦欲有以為國家計利  
害也、全遼獨河東不忍捨耳、而既淪喪矣、河西又不能  
存、不如弃之、而以全力守山海關、乃河西又不宜弃、諸  
賊手似當明諭西虜、啗之以此地為餌、使西虜相構而  
解、而後我山海得守固也、職在海州而城已空、罕三岔  
河聞賊已據、不得已至蓋州、覓浮海之航、而海蓋道與  
張楊二同知先艫舟待發矣、瓦解之勢若此、尚忍言哉、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疏曰、頃臣趨

朝行至山東、有言邊事急者、臣心憂之、行至前途、聞遼已

陷、閭里遂有尼、臣于道者、臣笑而不應、臣以身殉國、政兼

程而至、則舉國皇皇、臣語雖至腐、敢不避愚陋、敢以膚見

此劾吉水  
上法、臣謂今日國事、皆二十一年諸臣醞釀所致也、往者不



此劄吉水人

朝第一啓  
事為國為  
民之隱知  
無不言而

聖明褒其忠  
行其諫都  
俞之風藹  
然在堂

網賢門戶

之善竟之戶

長國世當

時在紫急

者相相

之相相

上請。臣謂今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醞釀所致也。往者不

以推賢進賢為事。以黜賢逐賢為第一義。邇相祖述言臣

不以公心為事。而以分門割戶。共為衣鉢。奈何朝不多事

而究大臣已死。恩賁泉壤。諸人存者。談笑林臯。落得臣等

與諸臣共憂共危。何濟于事。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

而已。庶民之家。厥子孤立。其家督杜門憂勤。一心撐持門

戶。不數年。家日殷盛。外侮寧息。

皇上初登寶極。何必憂者。朝臣一和天地之和。應之。此必

然之理。無不可知者。何論事論人者。各有偏見。偏因迷迷

生執執。而為我不復知。有人不復知。有人禍且移于國。此

兩月定言條

卷之六

四四

絕言表誠

廟堂

年烏能

不之免之戒之公之獨之

長之益之壯之志之

內朝後

卷之六

十一

不和之流弊也。古人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爭如

虎者，為國也，不失和氣，幾于無我矣。今論一人當惟公，惟

平，無遽搖筆端論一事，須懲前慮後，無輕試耳。食以天下

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議論未嘗不平。風波未

嘗不息，國家享寧謐清淨之福，願諸臣深維焉。臣意急在

用人各處添設巡撫，諸臣言之矣。然臣所知者如徐宗濬

不動聲色，功在邊塞，李邦華赤心壯猷，宜當破格。諸臣業

舉之矣。熊明遇、劉憲寵、陳大綬、周起元皆一時偉望，今已

推升。臣所知則有南京戶部尚書汪應蛟、邃學沉機、通政

吳可達、端簡純誠、大理寺丞余懋衡、丹衷石畫、副都御史

劉曰梧、剛方正直、應天府尹徐必達、壯壯弘猷、太僕寺卿

吳河達端簡純誠大理寺丞余懋衡丹衷石畫副都御史

劉曰梧剛方正直應天府尹徐必達壯達弘猷太僕寺卿  
周士登學明正宗光祿寺卿蔡獻臣冲襟實學副史馬孟  
禎澄清為志布政蕭近高恬約自如宜在左右以借前籌  
此外如磊磊落落愴慨力能任事之岳元聲曉暢軍務之  
申用懋老年壯猷半生未竟之李綰可備急使此臣所知  
者他未知有諸臣舉所知在用人急矣不大破常格謏謏  
拘拘欲豪傑我用不可得也

世宗朝以魏學曾由光祿少卿遷推遠撫少年甲第為開  
府者比比也破格要矣然又當存愛惜推轂之意焉或奔  
而至千里負俗而立功名取其來不必追其違跣地之士

在御之而已。若既用之而復蒙疵，何人無短，何玉無瑕。况此時得一濟時士如荒年之穀，天下用之惜之而已。而最當豫籌者，當先定勤王之着。順永保河真順廣大八府，青登萊濟東兗六府，宣府大同河南等府，其去

神京，宜計道里遠近，剖符與之，約聞警如期而至。統兵山東則以董可威竇承武督促，至內八府則以李思孝督促，至山西則以季植督促，至以郡縣方面功大者，遷升京堂，方面升巡撫，巡撫有功者，許以通侯之爵，不斬爵者，人主所與共天下，以激世勵世之具也。賞既隆重，何人不願舍身謀國哉。又有超距而踵至者，練兵在內，諸勤王各在外。

身謀國哉。又有超距而踵至者。練兵在內。諸勤王各在外。

環而攻之。令彼隻輪不返。

皇上高拱聽凱歌。何疑。臣昨過青州。見知縣魏道悅。知縣

柴應賓。知縣胡良執。所練兵。可當國家一隊。入三輔地。遇

諸父老子弟。語以我家

祖宗仁漸義磨。二百餘年禮樂文物之區。豈可淪于戎夷。

一旦都門有倣。宜各舍身來衛。

國所以衛身。衛身所以衛天下。眾皆唯唯。臣復觀山東。自

四十三年飢荒至今。數年如牛運馬運。海運。又起遼餉。又

疲驛。過馬戶。不勝其楚。至有鬻子女。應差者。有泥垣走者。

人人泣楚。向隅。若不大加賑恤。以安輯其黨。與大增馬價。

動監門  
落長沙

百道  
可當

即本處撫按郡縣萬分苦心亦難回元氣于大病之後此難言矣山東畿輔

陛下肘腋肘腋完固則身體康彊臣愚為兩省遠餉宜全

蠲免不然或減一半於

國家無損毫釐兩省受如天之福至于馬戶倍加優恤增

價以酌兩省歡若更生其不鼓舞堯天舜日者必無是事

也臣目擊心傷敢一及之惟

陛下留神省擇臣愚幸甚臣老且盡豈復省世間事念為

國為民情不容已也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續陳末議曰臣自癸巳歸里灰心蒙

合入朝  
續陳二疏

觀之古今  
治道不出

此矣

幾人能免  
此

立念自別

形坐以待盡一旦辱

光宗皇帝起

臣

大理寺卿十二月又蒙

陛下升今職不次之恩如天如地不告之遇似夢似想臣

即千死萬死何能答

天恩萬分之一臣先是聞

陛下以起廢遼餉二事下廷臣議臣恨未羽翰白日奉佐

廷議然臣入朝有見與言不盡上負

陛下下羞艸茅敬以舊習見聞者條呈上覽臣又負浮名

全無沉修起家之日即默默矢天此行有名想有家念不

培植人才護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續陳未議曰臣自癸巳歸里灰心忘榮

國元氣為

國陳小民疾苦者如日臣今此疏甚淺伏望

陛下勅下該部酌議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臣腸雖熱臣心

甚虛不敢以垂老強人以難行事也臣具諸議于左

拔茅

一曰拔茅昔聖人繫泰之初爻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子

繫之曰茅為物薄用可重也慎斯術以往其無所失矣古

人倦倦保泰之殷如此冢臣簡拔臺省搜羅諸公卿揚摧

亦既盡矣而猶有未盡者冢臣如不得已誠慎之也察其

故曰月且未一夫月且能觀人不能盡人先聖為善者好

不善者惡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鄉不皆善人仁者彼之

其新機惡而詳未可盡信也得無以年邁不堪使乎人才



不善者惡。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鄉不皆善人。仁者彼之

少年請三

其所賤惡而辟。未可盡信也。得無以年邁不堪使乎。人才  
少有少用。老有老用。長有長用。短有短用。聚眾短以成長  
正大臣事。我為紅爐。是鐵可鑄。我如太虛。凡鳥可飛。臣真  
見天下有可惜之才。無可棄之才。願各盡融先入。無以掄  
才地。作選佛場。凡不甘老死。庸下者。誰不如我。而令老死  
庸下。非仁者乎。得無以少年性氣。尚未磨礱。左足入朝。必  
致多事。不知多事為少年。亦非佳話。三十年飽歷風霜。尤  
嘒嘒然。此必純任血氣者則然。今血老氣枯矣。山空木落。  
天根見矣。我用之仍作故態。則另有公論在。秦之二爻。即  
曰包荒。無所不包也。馮河者。言勇于斷也。臣拭目以俟。

亦明以耿  
秋一腔付  
之論定矣  
可奈何

一曰闡幽人在蓋載中亭亭表表照以日月澤以霜露秉  
靈睿墮地來必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之氣生前順遂者  
死無遺恨其有志在謀國遭世忌嫉不遂而死者有力擔  
疆場見有未申不得志而死者雖有遇不遇總之皆蓋臣  
也。而其一生磊砢之氣手掃攬槍之畧尤可想見。倘在今

日濟濟彈冠今乃為泉下人九招誰賦長夜漫漫臣一念

即真有此夢不宜入之疏中

之神骨悽楚記臣在田間臥小榻夢原任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石星者共寓一招提上下嶮道始而訴其衷曲繼而

峩冠博帶臣請而問曰公何冠帶曰上宥我矣諸臣英爽

詠為同然

陛下麗日當天萬彙畢照諸臣不得彰顯他日雖有大利  
大害誰復爲 國家廷諍巨艱大患誰復爲借籌故我  
列祖朝時用此道時而雷霆時而雨露用能順天休命  
陛下亦當免諸臣請下部臣部臣請下郡國夫郡國嗜善  
慕義者衆亦有以無當沉閣者諸臣子固多貧乏不振雖  
有孝子慈孫之念恐難勝文移查剝之慮謀諸野何如謀  
諸朝陳人枯骨何須推敲一轉念間朽骨回春矣易之道  
在彰往察來微顯闡幽往者彰來者察微者顯幽者闡無  
有遠近幽深臣願有請

一曰遼餉頻年奴酋爲難新餉雖苦未有如再加之苦處

遼餉

處剝皮、人人吮髓、有司焦勞于上、里巷嗷嗷于下、糧十石、以上者差可糧止一石數斗、旱乾水溢外、尚不能供正稅、且有虛糧、虛丁、租戶相傳、無人承頂、他里他甲、代賠者可念也、奈之何、民不死徙、各兵各役、工食摩推、各旦夕不得休息、人日不過三分、將使父母兄弟妻孥、其填溝壑乎、泣而訴、踵相屬者、可憐也、諸臣以國之苦為苦、未暇為小民計、小民以身家之計為計、何知為國計、兩不相謀、宜兩受楚然、民為邦本、鴻雁嗷嗷、可懼也、議者謂當復稅、蓋為商賈多擁雄貲、取白之一抽毛于、取窮民是求鐵于針氈、豈不津津足聽、顧二十年海內、翹跂者、止罷稅一事、今

西夏不津津尼聽顧二十年海內翹跂者止罷稅一事今

神宗

光宗及我

陛下慨然下明詔深山窮谷歡然更生。一旦復行

先帝與陛下明詔謂何難言一。開求出權稅之門難言二。

江濤拍天賈客風檣多葬魚腹難言三。願諸臣熟計之也。

臣以為西江若此而山東各州縣若與西江同山東四十

三年如水如旱如蝗竭力愛養始得回生山東如此環海

外可知願計部早為區處或九邊巡撫各處巡鹽助一年

公費或各區土司各倡義助環海宇如生之日也

一曰理財。管王安石在宋汲汲以理財為第一義眾皆訟

言商苦

助公費倡  
義助是救  
民急著

之不知此迂儒見也軍國大事自九夷款塞財在外民無  
復流轉今為奴酋事司農頭鬚為白無門可控獨是加賦  
一事不可長恃年年遼事不寧年年加賦奴酋未入中國  
中國先受困矣此自困之道也戰國富強故孟氏以仁義  
為富強今

高識絕謀

問國  
家何故  
衰弱

國家衰弱又當以富強為仁義各疏有屯田鹽法水利在  
事也屯田參議吳撫謙言之詳可派也今議屯田者其說  
有二有開屯田者在鎮臣能開墾者升之有清屯田者夫  
屯田何易清也臣親見上司委一官躬勘屯田官臨田而  
勘奸軍以民為屯官唯唯不知所辨臣竊笑之臣切謂國

屯河

鹽法

有屯田原自古已然中間雖有荒蕪然可開墾其真田衛  
官與軍未嘗法以本衛之官清本衛之田則田無不

清法本能清出如百畝者或于原官量升一級或屯田不

清者本衛本所不得襲替若是可得屯田真數十之九本  
地方官無以故事應之乃真正體

國者此臣愚真見也鹽法今動稱虧額何以故摠由巡鹽

不得其人故耳臣所見聞如喬應甲尤遇奇孫之益其選

也

國家欲鹽法之永無弊在于專任之中行超遷之典如課  
不充不得交代課充而別無異議行超遷之法即諸臣人

永利

振武

人奮勵。即老臺臣亦可差。不得以此作中差。課不充。未之有也。至如尤遇奇巡三秦。巡淮揚。濯濯皜皜。清時孤鳳。以勞抵家。而終不一行贈卹典。勞臣飲恨何極。况在事俸已滿。司計者何如計焉。水田如徐。負明路。水客談出。今西北水田。有享其利者。當明。不宜行之太驟。致芻囂四起。今空行。有司以漸。而行人孰不懼。開粒食之隙。令污萊不闢也。舍此三項言理財。即桑孔無以籌矣。

一曰振武。今日奴酋作難。說者謂奴酋強。臣非謂奴酋強。中國弱也。又曰滿一萬不可敵。此更不足信也。倘不敵。我太祖何以驅馳中原。奴酋何以安置劓塞。



滿口油腔

成祖何以入塞兩月不見一虜而還此古今可考從北征

錄可查也臣為非不可敵中國之失算也何為失算兵法

百里趨利蹶上將深入奴巢皆自坐敗局奈何不敗臨敵

易將兵家所忌彼着着勝算此着着敗道取困固宜臣又

以知茵之無能為也來也炒米而來破開原挑米而歸無

能為者天道神明帝德好生殺我中國人民無數量諸人

冥冥鬱鬱其必助我天朝殲此虜死疑無能為者兵法

忌盈忌滿茵盈矣滿矣無可加矣倘能以官兵守內勤王

兵攘外必令隻輪不返

陛下高拱于上聽凱歌聲臣等効死守于下萬無足憂也

說者又曰無將臣為非無將也將不在武官而在文臣臣

登

朝五十年間聞士大夫推邊才者先時如少保羅通不可

得已近如毛伯溫楊博談綸王崇古又近如顧養謙葉夢

熊萬世德梅國貞三四人火器弓矢能自操作今士大夫

袖手談文墨語及兵事茫然張口即有談者又眾咻之其

人多跣跣不羈又過求之武何由振也臣愚謂兵科兵部

諸臣時各從曠野習弓馬各科道各部英果之士亦各結

社角藝文而武武而武

陛下擇日大閱各科道部屬須報名百人射者賞中多者

皇朝從信錄

陛下擇日大閱各科道部屬須報名百人射者賞中多者

優擢大破常格。朝中如是。各邊如是。奴酋聞之心膽落。以我素所酣習之文臣。彈壓其上。武將自然挺出。鼓宮宮應。鼓商商應。是在今日。一振拔間。數百年社稷全盛。今日猶不自振拔。徒取文墨議論。奈之何。不弱且靡也。易曰。耒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今坎坎矣。險且枕矣。不自振拔。其入于坎窞。何疑。

一曰驛。通驛。通之。苦自晉為然。于今稱甚。前者礦稅役興。如折乾不足言矣。士紳得夫得馬。亦是。

國恩又復折乾。此何說也。徒知為家庭飽。奴僕不復為朝廷體赤子。臣家住江頭。飽悉此苦。臣邑夫不過百名。日

驛通

停輶征蓋不知其幾諸夫多有逃者縣官設法復招之來  
每年額設工食半在士紳家奴華衣上去不賢者不足責  
問有游心濶大不加檢點者不知何說也臣目睹驛傳道

如范涑姜士昌過客知儆小民蒙休今不一大懲創許駟  
傳道查有折乾用夫馬至五十名者每年密報部院令人  
知其廉莧或加降責不然終至廢弛此不可以尋常視也  
不能如范涑上疏力參者吏部查其人參處廢幾可挽諸  
臣亦不記三十年前以布政宿酒店乎臣愚謂今宜大刻  
奉

聖旨嚴禁折乾夫過五十名以上臣

十五匹以上許令

納銀本地方自顧夫馬。年年報積過驛。迺銀若干彙解京師。作兵費。此非細故也。

又曰保泰有四。其一在簡天生。

陛下清明在躬。端軌示則。穆清于上。臣子亦當洗心滌慮。奉公肅清于下。共成一段清明盛事。庶幾流光史乘。臣在

田間覩煩文日盛。真意日衰。心甚厭之。自都門歸者。未有不道垂橐而返。不但垂橐。且負責其原。皆起于要緊諸司。一倡百和。汗漫難言。彼不過欲倍奉一世歡顏而已。面則心非。退則口鄙。歸而剝小民脂膏以償。我愛紛奢。人亦念其家。諸臣入都。寧獨無念家乎。無是非無禮義也者。不過

儉

稱情而止。今之二十年視前二十年亦大相懸殊。總由交  
道接禮之說誣之也。萬章嚴小不如孟子濶大。濶大流禍  
更深嚴小庶幾寡過。臣願以簡清之說與同朝共相交勉。  
都門者四方之表則也。都門肅清則由此而各省無不肅  
清。今天下民財盡矣。臣等不一為提唱。上負

明君下負所學。以堯舜而心盜跖。臣死不為也。其二在儉。  
夫臣子不清正豈樂與同濁。都門米珠薪桂窮措大當之  
良難。揔由煩文縟儀宴會往來所費不貲。只得安心逐隊。  
苟且隨緣曰吾不與世關。既不與世關昂昂丈夫之身與  
塵緣共相沒矣。諸臣中惟初入館刑部大理寺評博中行

塵緣共相沒矣諸臣中惟初入館刑部大理寺評博中行

自甘冷局人亦以冷局目之此臣南北所親嘗者若志中

不自作主宰亦向煩華中走是自小也臣親見先臣孟秋

楊植束馬糞為薪此亦人臣也朋友以折柬相遺亦古道

也今彼此往來金輝玉映所不敢加之今

上者臣子遍相往來非僭則瀆新進小生亦竭蹶遍借以

陪奉世界不可全古道于再見矣酒以合歡日日宴客果

先憂後樂乎抑泛交乎今日當憂矣非金卮破愁顏時一

宴數日之俸不得不苟取以供衆人之歡言及至此想諸

臣亦彼此厭之矣願諸臣減茲煩費共安淡泊淡泊則心

清心清可軒然一世無所求于世矣儉而後能簡不儉未

不惟厭之  
必有忌之  
者非此若  
不肯說亦

五月... 卷之六... 四月

不敢說  
和

有能簡者也。其三在和。吾夫子一生太和元氣，和曰達道。邦家必達，信自和始。人身一毫乖戾之氣，與造化相流通，惡可不慎。前數年，諸臣和乎不和乎，護門戶如護金湯，入門之內者，加之膝；在門之外者，墜之淵。如年例如考察，皆自意念一偏，流于過不自知矣。普天之下，均王之臣，萍水相遭，聯裾而列，何沉何升，何親何疎。先正云：大者爲卿，爲相次，亦不失爲方面。一言不合，必欲錮之終身；曠鳴鸞張光房、濮中玉等，註選已定，必欲斥其異已。今廉臣貞臣短氣，不知同己者，不過借徑以進，而心隱隱知其無當。先伏爲安身計，時移事改，抱琴過別船矣。今之所是，安知不爲。

勅入隱深



爲安身計時移事改八抱琴過別船矣今之所是安知不爲

厚

後日之非。後日之非。安知不爲今日之是。諸臣未之思也。退居林下。惟死而已。斧斤加于林下。此何爲也。倘當時有以和字進諸臣。諸臣未必不爲轉念。柰悠悠世路。聽其自風自波。或飄或搖。至今惜之。易之同人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同人于門。曰无咎。惟同人于野。始曰亨。始得利涉大川。利涉大川者。遭時之難也。今何等時。惟有和心以回天意。以迓天休而已矣。其四在厚。易之坤曰。厚德載物。天之體清。地之體厚。所以承天也。舍載物。厚亦無自見。物孰有大于人臣。人臣羣倫之宗也。有生者。有徃生者。生品如十年。太僕五卿一真自如之葉茂才。力障狂瀾。進賢斥奸之

趙南星恬約邃學三十餘年獨行之高攀龍有白華濯濯  
天真自如之安希范有簞瓢陋巷樂道安貧之劉宗周有  
屢進危言磊磊落落之岳元聲有主事數月即錮之丁元  
薦賀煥此皆國之名賢也。啓事遲遲。物望謂何。有徃生之  
品。則有澄清三楚。一死報國之馮有京。則有進賢爲任不  
溷不淄之王。教孟化鯨。此諸臣者。顧憲成。鄒觀光。輩中人。  
談之髮豎。念之涕零。幽微不闕。

國典無光。則有英風壯氣。昌言去國之羅大就。則有四箴  
效忠之雒于仁。則有力排封事。心行雙清。光祿寺少卿之  
涂杰。王學曾。朱維京。陳尚象。王如堅。則有暮夜指正之侍

御何選給諫。顏文選、楊文煥則又有倡道東南順事沒寧  
故侍御之錢一本。故參政之姜士昌。故省郎之于孔兼。故  
主事之諸壽賢、薛敷教。生爲名儒。千古不朽。不加恤錄。重  
泉永閔。若復再加磨勘。日月遷延。雌黃襍出。諸臣不負  
國。國負諸臣。尚論者有餘思焉。俯仰管人。俱享得士之  
報。惟在厚恤臣下。存其生。恤其死。如地之無所不載。此盛  
事也。惟

陛下力行之。臣又維前所語者。郎署小臣也。有隻身當關  
儲餉備虜。不得逞之。魏學曾。其功不在葉夢熊、梅國禎下。  
不得世廕。公論謂何。則有愚于任事之石星。彼其念欲求

和不過爲國計一跌而身死囹圄妻孥戍嶺表足贖矣生平以身殉國爲復寧一在學曾夢熊上也加之罪既足以寒樞臣之膽念其素亦足以慰幽貞之魂則有以緬事遣戍之李材夙負雄韜業廓清于嶺表乃人一言錮之重獄戍之出關其戍也

先帝已憐其枉而勇于在道臣工無不壯之不一體恤斯道無光則又有以播事孤忠被寃之艾穆江東之地之厚也無所不載諸臣有一長者記其功不記其過如地之無不持載是在培國體者留意耳右以上諸款臣方弛擔入國門感時觸目篝燈而書臣未閱全報或諸臣已言不知

國門感時觸目，筆丹燈下而書。臣未閱全報，或諸臣已言，不知

其為重復，或諸臣所未言，不知其為獨創。一腔血誠救國者，不修容勢使之然亦臣區區犬馬之忱，其人與事未必皆當衆心。然時迫國危，一壺千金，綠臣年老志衰，惟取人之長，忘人之短，樂人之善，畧人之過，倘涓滴有補臣寸心始慰臣無任激切之至。

上曰：續陳諸款，其見有用實學，該部一并議行。

罪援遠遼，遛鎮將王威達奇勛。

贈恤先朝講臣焦鉉。

命科道尹同臯等分營簡練。

十五日

行納吉禮。

起李茂檜儀制郎

兵部奏獲奸細奉

聖旨這捉獲真正奸細供吐既明着便公同法司處決梟  
示有功負役依擬給賞紀錄餘黨上緊嚴拿仍移文附近  
地方懸賞緝捕務在盡獲據供從一片石進入防守官軍  
如何慢不盤詰并各緊要關隘該部通行申飭如有疎虞  
一體治罪

本月十四日未時南城兵馬司吏目錢從恕捉獲刺頭  
劣子一名邢子成面生可疑似是奸細隨解到南城御  
史方震儒會同巡視廣德門御史侯恂審得邢子成真  
定府人于去年九月十七日隨李游擊出關本年二月

十九日在遼陽東門擺營，二十一日遼陽被剋，子成遂  
剝頭，有叛將李永芳、二十七口，今子成等一百餘人，每  
給路費七錢，進關打聽。三岔河幾處深淺，京師幾層關  
隘，調到官兵共有若干數目，此一百餘人，俱係山西寧  
夏真定三處人氏，二十八日起身，從遼陽東門出，至三  
岔河，偷渡過來，山濤關不放，遂往一片石偷進，一路盤  
詰，只以殘兵抵塞。本月十四日進京，同夥三人，一名陳  
三策，一名張克成，二人俱未剝頭，捉獲子成時，二人驚  
走等情，看得奴賊之勝算，專以內應為主。遼瀋伏車，可  
為長歎。今奴必欲長驅，勢必廣布奸細，雖奴計甚詭，其  
所差奸細，必使人見之而不驚，望之而不疑，如子成者  
未必真奴賊倚仗之人，而為其布散之人無疑也。若不  
速為正法，京師何地，可使奸宄之縱橫乎。

### 防西虜

時伯酋糾合各酋，聲言挾賞，暗圖搶犯，故嚴備之。

添設司屬官，負刑部主事萬燦，調工部營繕司王登庸，改

屯田主事。○改遼東同知李增山海管糧。

以主事耿如杞協理職方。鹿善繼葉震生管題復本章。

起用謀勇將領。

本兵題薦杜光宇  
顧尚文張成憲等

山東道江泗論上言。臣觀今日大勢。急著莫如收拾人心。

不知此無  
形之城守

以圖恢復。嘗記宋人有言。土地歸本朝。金帛將安往。又傳

奴之所不  
能攻虜之  
不能動何  
及忽之而

語曰。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臣未嘗不歎其根本要害

也。自逆奴入犯。遼瀋失陷。河以東。抹血心灰。河以西。聞鼙

系談

股栗。且將有金湯不足恃。粟帛不足多。兵革不足強。望而

待斃之象。今百萬之金錢。



什散死之象。今百萬之金錢。

皇上不吝政務以授之。三軍之旂幟立可新也。征調召募羣策畢舉。帶甲控弦立可無單弱也。然臣以為此但得其具未得其勢。得其勢者得其心者也。使廝養以至將軍有一不如指之從臂。而臂之從心不得也。則非如古人所謂將必知兵。君必知將。擊兵如常山蛇不可也。遼瀋未失時。聞川浙兵衣不掩身。而日支五分。僅得三分。五釐到手。人生怨經臺主將。一切付之罔聞。近日督臣之書謂除降夷一事其餘着着不差也。既不差何以如此無奈遼人之離心耳。傳聞遼城內應約期舉事。皆遼之巨族倡之。至百餘家。前車既覆後車可鑒。則邊之人心宜亟收也。京師五方雜處。在昔時為

都會首善之地在此時爲干羽而舞之階

祖宗爲巡捕設營不知今日即營兵爲畫餅非惟無緩急之倚而且倒峽之虞

祖宗爲巡視設城不知今日即城役爲毀閑非惟無畫一之守而且滋挑激之擾把棍拏訛頭等有名然有名者人得執之無名而掉臂無人之境又不識也保甲坊牌等有編然可編者官得問之彼乘墉伏莽正托之無可問而觀望一朝之釁官不覺也此輩善馭之則爲吾用不善馭之則爲激變當事者何不以召釁爲安撫也况宸居禁近隱憂易伏

陵寢重地，大本難撥，干違觸忌，誰測其深而任其責，則畿甸之人心空亟收也。年來遼餉之議，日增月益，不厭漏卮。計臣仰屋窮年太息，然初意欲成，袁應泰撫順之復，不得不倒囊徇之，其苦心應耳。今海內之力殫，而人心且搖搖，莫適以農則東稜西旱，此儻不講而加之三釐，未幾六釐，又議九釐，待掃奴氛，轉望轉熾，則聊生之心幾何。以商則包採輸權，織造倍蓰，虎冠當津，望關墮淚，去年弛禁，今復重典，則子母之術難售。近日部臣楊嗣昌爲畿輔乞蠲加派，誠萬不能已乎蒿目者也。

皇上慨然經理，宜以內帑任之，與其厚藏以資盜糧，何如

善散以寬民力。此屬雖微。王者以爲之。天窮愁轉令莫展。難必不反其常。如蛇山之衆。至千至萬。非有爲之。毆惡得如此。則山澤之人心。亟收也。數日以來。驚心震迭。諸臣聚族而議。曰練兵。曰募兵。曰選將。曰清餉。以至京城之區。畫召募之機。空關內之綢繆。通津之防。諫臣前疏請宿重兵于廣寧。今命將出山海關。不容緩一步。命將守三岔河。不容退一步。事勢急若筭眉。而運籌尤不事事。其行者。或以當機而發于遲緩。則雖言行而終無解于不行之因。仍其未行者。或以鑿枘而疑于叵測。則惟不行而且戒于創行之藤葛。爲悠悠。爲泄泄。虜將渡河。手忙脚亂。廟堂旣

行之藤葛爲何悠悠爲世世虜將渡河手忙脚亂 廟堂旣

同朝

無截鍊斬丁之法。令中樞又乏追風逐電之神情。徒使壯  
念空銷。熱心漸冷。何以令羣臣相救如左右手。則同朝之  
人心。宜亟收也。蓋人心固結。畫地而守。即爲堅城。何至見  
虜如猛虎哉。不過乘遼人之離心。內潰而怏怏用其狡計  
耳。是以土崩瓦解之喻。千古堪爲凜凜。今日只在收拾人  
心。爲吃緊實着。臣嘗觀史管晉之壞。不在太康之離亂。而  
在太始之清談。有宋之壞。不在靖康之蒙塵。而在熙寧之  
新法。大率國家之議論多。而責成之調停多。而振刷之體  
面多。而直截之自古迄。今未有法紀不整頓。人心不收拾。  
而能操勝制虜矣。伏乞

須有大識  
大斷方旣  
爲之

真商量處

皇上與二三大臣以雷厲風行之勇視乎中外羣臣百姓各邊將士之心務求其所以收拾之者古之人主一言而將士流涕一舉而收復同心豈非今日之針砭乎願皇上乾斷而力行焉

兵部上言國法未伸奉

聖旨邊事艱危卿職司本兵正宜殫力盡心調度徒爾請死何為各督撫等官奉命調遣已及一月尚無一兵出關顯是蔑旨抗違不顧國家利害本都當逮治姑着住俸戴罪督催兵將勒限赴援仍報起程日期有違悞的定以軍法從事李瑾近報援兵一萬二千名爾部查果否督發如

吸援兵

法從軍事... 僅近報援兵一萬二千名... 爾部查果否督發如

李稽延仍從重議郭增輝托故逗遛律干軍紀着錦衣衛  
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問該衙門知道

王化貞撫  
遼東

遼東巡撫新升經畧薛國用以病辭免參議王化貞代之  
詔加解額兩京五名大省三名中省二名下省一名以

龍飛首科也○奴酋窺河

臺臣鄧秉修奏言路阻塞有可憂之漸八曰導輕厭之機

廢耳目之任起壅蔽之害開擅攬之階來挑鬪之釁成雷

同之風啓執持之迷闢卸過之路

兵部請死戰諸臣恩典奉

聖旨是遼瀋陷沒撫按道將各官捐軀赴難忠義節烈良

藉恤恩典

可愍嘉據奏議確宜沛恩卹張銓贈大理寺卿賜謚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賜祭立祠塋葬尤世功陳策贈少保左都督襲升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謚立祠加祭塋葬崔儒秀何廷魁俱贈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衛實授百戶世襲賜祭立祠童仲揆贈都督同知襲升三級立祠張名世吳之傑周敦吉復原職贈三級戚金鄧起龍秦邦屏俱贈都督僉事襲升三級從祠附祭陳堯甫段展俱贈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從祭內秦邦屏東上官秦氏特加二品服色給與應得

詔命子馬祥麟授指揮以示褒錄一門存歿忠義之意障



亡主客官兵除行原籍優恤家屬仍從壇祭以慰忠魂其餘死事大小各官續查的確一體恤錄

遼東叅謀布衣張思任奏言日擊艱危疏曰原任遼東經

畧袁應太過採人言題臣以布衣叅謀軍前臣乃于二月

初十日戒侶星馳十七日抵山海關是夜有瀋陽被尅之

報臣亦知賊勢急于星火勢重難支尤冀兼程而得前經

臣一見共商防守之策雖接踵而歿亦無所恨乃獨與臣

友趙佑輕裝並馬以二十一日馳至小凌河是夕二鼓得

報知遼陽陷矣經臣歿矣臣仰天痛哭誓不欲生又切念

臣為經臣而出經臣歿臣莫適為主矣臣歿何益不如留

一身以圖報稱。臣雜于敗兵中，徒跣蓬垢，兩足重繭，一生萬死，至今魂魄未收，氣息僅續。第仰命而出，單身而歸，裹革有心，殘軀無用，敢不披肝瀝膽，痛切爲

皇上陳之。臣身在逃兵中，遇瀋問瀋，遇遼問遼。其敗狀頗悉。有爲瀋陽之寇，李永芳兵未入城，而賀世賢先開門殺出，徑奔西山。所遇兵民無不欲殺者。有爲瀋城外備火器以拒奴兵，賀世賢以保城爲名，盡拘砲手入城，不許輕放者。有爲瀋城旣破，川兵扎營甚堅，李永芳得我火砲手，親付其縛，人賞千金，即用以攻川兵。而川兵無不立碎者。有爲奴兵結陣前一層，用木板約至五六寸，用機轉動，如戰

為女兵結陣前一層用木板約至五六寸用機轉動如戰

車之制以避鎗砲次一層用弓箭手次一層用小車載泥土以填溝塹后一層仍用鐵騎人馬皆重鎧待我火砲既發突而出勢若風雨又有一種達子赤身戴盔用為左右翼殊死敢戰人莫能當者有為奸賊慣用奇兵前驅佯北以誘我師已而伏兵四起無不奔潰奉集堡之役火砲所傷不過前驅百十遼民奴兵佯退以驕我而我遂張皇報

積習的真可笑

惡套

捷大為其所笑者有為遼城既破李賀二叛將並轡入城李賊坐都司衙門賀賊坐經畧衙門李賊將隨身榆林家丁血戰有功者盡誘殺之以防後患而獻城之生員無不駢首就戮者有為李永芳傳語遼人去者不留住者不殺

西人去者不追住者必戮以故遼人開門納虜甘爲逆黨者亦有爲奴賊先年打造船隻養南人爲向導今將振刷船隻南犯登萊西犯天津扼我餉道水陸並進者以上數款衆口一喙訊問相同非道路訛傳之比也以臣之所見言之遼左殘兵有墮指者有斷臂者有頭負重鎗者有背帶傷痕者傷殘之狀觸目傷心腥血之臭撲鼻載路日則放騎求食夜則並馬結營招之不從止之不聽至今皆堵塞關門又復闖入廣寧一帶以及諸堡朝猶成市午已爲墟有父失其子有夫失其妻三三兩兩哭而雉經者有捨捨攘攘乘勢劫奪者摠之草木皆兵雞犬無跡即欲繪流

檢擄攘乘勢劫奪者摠之草木皆兵雞犬無跡即欲繪流

民之圖寫亂離之狀恐不能模寫其十一可痛也西虜乘  
機挾賞章兔欲堆盔甲于教場狡酋欲停妻極于官舍每  
通事一到我之將皆甘言過禮奉之惟恐不至人言向款  
賞之事有名無實賞布一疋僅三五尺賞銀一兩止二三  
錢以故西虜無不懷恨又見東夷得利窺我虛實一則人  
起貪心一則目無中國蓋西虜之情形若此可恨也所見  
營兵營馬每數十百里設守衛一員兵不滿千馬纔強半  
一旦聞警有人無馬者十之五六蓋一馬之料日食九分  
而今半且不及又差煩累重每兵求一飽不可得何暇飼  
馬驛馬歷數站而不爲更換經三日而不與芻料半體無

毫無不大瘡者皆有養馬之虛名。而不得一馬實用。可惜也。運糧之車輛牛驢官買者盡爲烏有。民間一息僅存。敗穀僨轅。沿途狼籍。火器兵仗悉棄道傍。不惟費財。亦以借寇。可惜亦可恨也。臣見河西將領與議戰守事宜。皆云此間將士。匪弱如鬼。甲仗不完。聞奴風聲。皆已胆落。一有緩急。不歿即走。且二百里之間。逃竄成羣。流亡滿目。至有不逞之徒。明言願效遼人獻城保。全妻子者。可痛亦可懼也。臣持原行符驗。得入關門。關外殘兵哭聲震天。怨氣載道。而搃兵皆以出關爲死地。如牽牛入屠肆。步步迫歿。不惟無開心。且無生氣。將安用之。入關以來。光景消索。旗幟不

無開心且無生氣將安用之入關以來光景消去不旗幟不

仍宜吞聲  
不可使人  
聞之也

見一新烽堠幾于斷絕空地消條人民逃散臣投宿逆旅  
主人一家百口頃早臣行而人主亦挈家行矣臣冒歿扶  
痛入都以為輦轂之下不知如何戒嚴如何振刷而當事  
之議論日煩畿輔之單弱如故臣始而吞聲既而痛哭不  
為奴勢如此國勢如此而中國之泄泄沓沓仍復如此也  
已而思之

聖天子深居九重三四大臣養尊禁近塘報既不足憑人  
言又不易達安所得闡外之情形而洞燭之乎臣是以不  
辭煩聒不避斧鉞據其所聞一一上告不敢欺隱一言不  
敢粉飾一字用見奴酋之賞罰如此嚴明而我如此之縱

全是圖併  
幸于不可  
知之數毫  
無實濟幸  
而一隅蠢  
動倘更有  
不測將何  
以脩之未  
兩綢繆豈  
虛語哉

南朝後信金  
方。可。惜。感。此。一。隅。  
左。穀。百。里。江。山。可。惜。盡。棄。腥。羶。薄。海。內。外。金。甌。玉。燭。之。職。  
而。我。以。延。緩。自。愚。河。東。十。四。衛。之。生。靈。可。惜。盡。為。膏。血。遼。  
思。謀。我。間。我。而。我。以。格。套。自。蔽。奴。無。一。日。不。思。持。我。薄。我。  
弛。奴。賊。之。兵。勢。如。此。強。盛。而。我。如。此。之。衰。微。奴。無。一。刻。不。

狂。愚。鑒。其。誠。悃。  
祖。宗。二。百。餘。年。櫛。風。沐。雨。之。天。下。可。惜。忽。焉。搖。動。倘。怨。臣。

天。子。儆。惕。于。上。羣。臣。奮。勵。于。下。如。救。頭。燃。如。援。嫂。溺。神。氣。  
大。振。撻。伐。用。張。保。河。西。即。以。保。山。海。保。畿。輔。即。以。保。神。京。  
保。神。京。即。以。保。天。下。凡。一。切。征。兵。繕。餉。斟。酌。于。遠。近。緩。急。



保神京即以保天下凡一切征兵繕餉善勸于遠近緩急  
之間臣雖萬歿猶賢于生况幸延殘喘得以耕田鑿井爲  
太平之民乎臣蠢愚朴陋浪得虛名兵不傳黃石之符劔  
不習白猿之術况間關餘生數殘痛體宿痾舉發已成廢  
人即與扶病還山苟存視息但念主恩不可背負時艱不  
可隱默敢以一腔熱血願洒于

陛下之前伏乞

皇上宏芻蕘之聽廣葑菲之采獨果斷乾剛自爲  
社稷計不惟臣歿不朽即舊經臣亦當含咲入地臣亦得  
藉手以報知已矣疏入

上曰張思任旣悉遼左情形該部作速擬用

命三法司熟審○防素茵

二十七日

大婚發冊奉迎正使公張惟賢副使大學士劉一燝韓爌  
勅各邊督撫移鎮照議住信地揚兵往來并定期限聞警  
疾至



斬本兵速  
巡撫罪玩

將足奪泄  
查之神魂

至條要害  
收精銳出

奇秘足壯  
中外之胆

觀

觀

廣西道游士任奏曰奴事急矣旦晚必渡河矣廣寧兵將  
城池無一可恃旦晚又不可知矣所檄各鎮兵馬若干絕  
無一至而庸樞崔景榮口傳九紙催文便謂足以辦賊向  
來只說鎮靜二字竟斷送了兩箇堅城悞殺了百萬性命  
應斬一今又不差官速催聞臣言尚不急差官又只寫幾

應斬一。今又不差官速催。聞臣言尚不急差官。又只寫幾句催文。兵來定不速。必又斷送了廣寧。應斬二。廣寧一去。山海薊門皆奴破竹。又必斷送了薊門一帶。應斬三。若待到此而後議斬。亦何補于

君父。晉嘉靖庚戌虜寇大犯城下。逮兵部尚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通州都御史王忬等。下詔獄。命王邦瑞。總兵部事。而軍士以奮。卒以收功。今明日不卽逮了。崔景榮必不來。一面即以果畧英風之孫承宗。即改補兵部尚書。而協部不可一日無請。以白瑜改于協部。此公論。允協。旦暮定有公疏。而涂宗濬。王象乾。已題有提督陵京之正銜。併嚴賜。兪允。以便催來不嚴。諭着部司官單騎急催。各鎮勒

限同來則兵來亦不速不即逮李瑾責以疏稱免調解散  
人心擬斬則此後兵更難調西將陳愚直逗遛榆關不前  
見疏叅始到便應削職帶罪立功保定摠兵郭增輝近高  
臥涿鹿亦應照陳愚直處分不則兵將縱來亦不即出關  
兵部司官覺有氣岸征調不得法亦司官之責也又不能  
厘奸致來投用壯士解體而去景榮刀已加頭尚屬司官  
令代擬一疏預先請處以杜人言以求爲免逮代之計應  
併薄罰以責后效若山海關外議鑿河亦是急着河邊應  
置木城以便闌阻放火器一片石薊門等處有必由之要  
道急須造木城設木杆空陷坑以備緩急再職前疏中若

道急須造木城設木杆挖陷坑以備緩急再職前疏中若  
募草澤英雄訪知極透中多將才如已奉

旨來任練兵游擊孟淑孔雄才偉畧有衛霍英風

欽依叅謀張思任有胆有才精火藥戰艘俱堪大將如三  
科武舉原任膠州鎮撫趙佑才識爽捷家丁驍勇急用可  
得精兵數百人若原任山東副總兵吳有孚意氣激昂人  
心歸附急用可得精兵數千人若平播已薦授守備未任  
鄒聘魯父子勇力技藝十倍過人兼有家丁數百名原任  
游擊趙鳳岐乃援遼總兵趙夢舜之子也願出報父讐政  
堪鼓舞得此數人便可得精銳萬人若職所採訪札記或  
可使朝鮮或可諭山東礦兵或精太乙壬遁或精騎射擊

刺尚不下數十人而所結約勇士不下萬人不得孟淑孔  
等不次聘用必不得飛將何以固圉何以滅奴又若開膠  
萊河練水兵造戰艘以便運道以防登萊以備奇着職竟  
可率前諸將士力任其役倘後不效即嚴加譴責職所其  
心

命司寇黃克纘暫署戎政協理東事

冊封王氏為良妃段氏為純妃命禮臣具儀進呈

三十日文武命婦奉

詔朝

皇后於武英殿各上箋慶賀禮成賞賚有差

坐后於武英殿各上箋慶賀禮成賞賚有差

# 磔大逆劉保于市

梁侍御疏

口當吉典

告成之日

有神人默

護之休可

謂美頌

中賊巡視貴州道梁之棟等于本月二十五日捉獲大逆劉保二十七日捉獲劉保之子劉于翰劉于簡隔別研審據于翰供稱伊父劉保素與李永芳通好每月傳遍邸報用白封簡不寫字跡送至遼陽報銀每月一百兩或係家人往取或永芳家丁高科送來假充官差或私買馬牌劉保乃寫提塘官名稟稟驗放出關去年三月入月中高科來京兩次今年四月內賀世賢家丁李成恭亦來京謀探等語又據于簡供稱本年四月初四日親為伊父劉保寫荅賀世賢書內開韓宗功到已知事體停妥但三岔河兵馬不知多少此時乘勢前來諒必無敗之理如過三岔廣寧更易山海愈便如或取勝京都何難目今兵馬調赴不前畏怯大兵速速可前來也茲韓宗功回遼忙中草此密報如有示下另聞隨給帑筆當堂供寫復審劉保與伊子供吐相同看得劉保係遼陽衛人舊充兵部長班再跟遼中道撫有年慣于作奸滑法通賄賣官遼陽將領藉為窟穴身為提塘易通線索至犯滔天之罪明恣不軌之謀四載以來世無寧宇國有危形皆其貽禍之烈也據歷供情狀叛在

輦轂患迫目前聞者無不肝裂而膽摧通國咸欲嚙腸  
 而飲血在劉保當按謀反大逆之律凌遲處決不待  
 時劉子翰當照父子兄弟之律皆斬劉子簡並其家人  
 劉州劉福等另議正法而現獲未獲諸犯如彭應高韓  
 此喇馬你林水吳從二孫賓等俱俟捕到折審分別輕  
 重並其妻妾應得之罪另疏上請倘屬無辜宜弘解網  
 奏入得  
 旨俱依擬行

浙江圖書



五月戊寅朔

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君統天下以爲家后輔一人而正內故大  
婚彝倫之本風化所基聖人謹焉朕以冲齡嗣膺寶曆惟  
是宗祧重計夙夜祇念茲者遵承

皇考詔命特諭所司簡求令淑作配朕躬是用祇告

天地宗廟於天啓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冊立張氏以正中  
闡而奉

九廟帥六壺以式萬友茂開祚胤之祥丕衍邦家之慶布  
告中外咸使聞知

諭免經筵

時以天炎故暫停日講照常行以後凡春講二月十二日起五月初二日免秋講八月十二日起十月初二日免是為定規

兵部遵

旨傳宣照得逆酋狂逞連陷瀋遼

聖天子赫然震怒決計除兇調遣精兵四十萬厚集河西何敵不推乃至天討之方張復得天心之默相捉獲

通夷提堂官劉保伊子劉于翰等潛伏肘腋之地暗結猩羶之奴假郵筒而輸我情形和虜財而為彼窟穴詭言誑惑包藏禍心蓋載難容神人共憤是用凌遲處死傳首三

逆罪

輝黨與與妻孥以次謀戮再照軍機秘密原未抄傳紙上空

德包藏禍心，蓋載難容。神人共憤，是用凌遲處死。傳首三

韓黨與妻孥，以次誅戮。再照軍機秘密原未抄傳紙上空  
言何關

廟筭。今劉保悞以邸報為奇貨，而李永芳又悞以朝報為  
秘謀。小醜無知，自干國憲。爾官軍民人等，尚宜同心敵  
愾，并力緝奸。無蓄反側之情。同罹赤族之律。有能懷忠抱  
義，設計用奇，斬李永芳等首來獻者，賞十萬金。封侯伯。首  
首來獻者，賞二十萬金。封國公。如李永芳斬奴酋來獻者，  
亦待以不死。仍加官職。其西虜諸部能斬李永芳與奴酋  
而來獻者，加賞加封。仍盡與會之地。信賞必罰。明服我武  
之維揚。化佞歸忠。立見元戎之授首。特此榜諭眾知。

懸賞格

補河西急缺。陞長蘆運使韓初命山西叅政專理廣寧糧餉。運同馬紹芳山東僉事廣寧監軍道。○改王則古廣寧推官。

上諭戶部軍需動請內帑。危言抗辭。不思自己職掌國家經制。即如遼左新舊兵餉先後分數。從未清查。目前諸需酌量補湊。都不計筭。祇靠帑金。豈成政體。朕念遼瀋變起倉卒。防援諸費。事多創加。一時措辦不及。已經二次給發。茲再發帑金二百萬兩。給發該部。公同確訂。陸續支銷。務當實用。其額派餉銀。並積欠至數百萬。作速督催。巡撫司府各官。除住俸停陞例。陞併急公完解的。仍移咨吏部分

第三次發  
帑金二百  
萬兩

別旌罰斥陟務在必行該科仍不時指名查叅奏處

贈馬德灃太常寺少卿

贈李德陽南戶部尚書

各省典試福建簡討劉鍾英禮科汪慶伯四川禮部員外

楊弘論大理寺正梁建延廣東工部員外華顏中書吳之

仁廣西兵部郎中孫毅刑部主事顧大章

命御史劉蘭掌河南道印管大察

命議各鎮調兵限期

兵部酌量地方遠近四川漢土官兵三萬名又李乾督  
兵三千六百名限六月中旬湖廣麻鎮五寨司等土官  
兵二萬名限六月中旬浙江調兵一萬名限七月初旬  
各選委廉勇將領及該土司目把等官剋期到京分發

刑科毛士龍曰使本處那湊是令其推調也

後人臣多先見之譽國家受后事之訛豈非當專諸也罪耶

應援外今查四川永寧遵義等兵素號精強兼可朝檄夕發但漢土既殊非用一大將統押恐人情不免參差彼中總兵黃守魁近陞南京僉書尚在候代合改援遼總兵官責令統領其湖廣麻鎮五寨等兵彼中撫臣選委謀勇素諳夷情信服將官一員浙江調募各精兵彼中撫臣選委廉幹知兵將官各一員統率四川湖廣浙江仍各委風力擔當司道一員監督催發庶事權重而赴義自速各處依期應援不得遷延時刻其安家行餉犒賞等項各該撫按查照加派新餉征收支給如有不敷即將額解錢糧內那用仍徵新餉扣抵要使士氣踴躍電擊風行如或逗撓稽遲以致臨敵慢事撫按及監督司道各一體叅治

### 少詹事徐光啓上封事

竊臣叨官翰墨東事之初謬充責任何為多口招尤自弃于日月之側乎實知此事必未能了必須盡用臣言然後可濟也念此時不言俟再敗而後言之不惟無及于事亦非人臣之義也故汲汲建議雖不用臣今思之幸無不早言之悔矣臣昔年諸疏大都言戰勝守固必藉強兵欲濟強兵必須盛甲利器實選實練鼉錯曰器

械不利，以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將予敵也。今之兵將皆明知，以我與敵，誰肯向前？既不能戰，便合嬰城自守。整頓火炮，待其來而殲之，尤為中策。柰何？今將兵民砲位置之城外，一聞寇至，望風瓦解，列營火炮皆為敵有。近用攻城，何堅不破？陣無守兵，人知必破，合城內潰。自然之勢，是諱嬰城自守之名，而甘喪師失地之辱。臣不能為在事諸臣解也。從前再敗，病根易見，及今不思變着，雖征調招募，更如前日，奴之勝勢已十倍于昔矣。況未必能如前日，於今欲求堪戰之兵，必悉用臣言，日夜營練，遲之數月，然後可將，而寇在門庭，又不能待。臣之愚見，以為廣寧以東一帶大城，只宜堅壁清野，急備大小火器，待其來攻，憑城擊打。一城堅守，必不敢驀越。長驅數城，堅守自然引退。關以西只合料簡火銃，製造火藥，陸續運發，再用厚餉招前募精兵，能守城放砲者，令至廣寧前屯山海諸城，職之為守，萬勿如前二次列兵營火炮于城之壕外，糊塗浪戰。即是目前勝筭矣。待兵力果集，器甲既精，度能為勝，然後與戰，可也。至如都城固守，尤為至急。凡兵家之法，近攻者先剪其救應，遠攻者必固其根本。根本一固，敵必不敢深入重地。自遭覆敗，京師固本之策，莫如速造火炮，蓋火攻之法無他，以

大勝小。以多勝寡。以精勝粗。以有捍衛勝無捍衛而已。連以喪失。中外大小火銃。悉爲奴有。我之長技。與賊共之。而多寡之數。且不若彼遠矣。今欲以火銃勝之。莫如光祿少卿李之藻所陳。與臣昨年所取西洋火砲。欲以有捍衛勝之。莫如依臣原疏。建敵臺以護銃。以銃護城。以城護民。萬全無害之策。莫過于此。若能多造火砲。如前法建臺數里之內。賊不敢近。何況仰攻乎。一夫之強。可當雄兵數萬。此非臣私智所與。亦與薊鎮諸臣畧不同。蓋其法即西洋諸國所謂銃城也。此功一成。眞國家萬世金湯之險。不止一時禦寇之利。而奴賊聞之。決不敢肆行深入。都人見之。必肯安心固守。南行之人。皆將返首來歸。海內奸雄。亦且潛消異志。若不營此事。更復悠悠忽忽。坐待敵來。倉皇爲計。必且出于至下之策。而大事去矣。臣建此議。今已三年。近日聞中朝諸臣。如刑部侍郎鄒元標等數臣。力主臣說。其餘面相咨問。皆以臣言爲然。今日之事。若盡用臣言。造臺造砲。悉皆合法。而他日有一馬一賊。橫行城濠之外者。臣請以身執其咎矣。都城旣安。就以此法行于邊境。憑城而守。兵不必增。而餉日減。將此減省之餉。并以厚戰士。以精器用。自然人人買勇。何至如今畏敵如虎。視營伍



如陷井乎。伏乞

皇上決意行之。宗社生靈無不幸甚。至經費未曾量度。就令多費。乃是萬年大計。而他日所省養兵之費。又且不貲。豈若遼左千三百萬金錢。委諸逝波。而又以土地人民殉之者乎。此外強兵決勝之計。畧具前上諸疏中。容臣即日再行摘取緊要事宜。恭請

欽命施行

御史畢佐周請大發帑金。疏曰。頃賊窺三岔河。備船九十餘隻。尅期擬渡。報至。邦域諸臣相顧失色。廿三日慶賀禮

畢。合詞仰請

臣謂

陛下聞報。當有赫然震怒。不待疏進。立召閣部大臣。詢以無兵無將之故。資以召兵調將之費。不崇朝而帑發。帑銀數百萬。期滅此而後朝食。乃奉

旨。借發帑金百萬。且切責該部乘危要挾之。

旨如出一轍

陛下豈以邊事為當緩乎夫三全廣寧等處必當屯重兵也。不待智者而知兵不得之現在。勢不得不出于調。今調兵一萬。費銀二十萬矣。兵不得盡之調。勢又不得不出于募。募兵一萬。費銀三十萬矣。

陛下試度諸鎮防守之兵。非數十萬能分布否。

陛下又試度諸鎮調兵募兵之費。非數百萬能濟用否。今撫臣道臣不奉

旨募練乎。而銀不湊手。尚滯邦門之郊。故百萬之借發在

陛下。若存乎見多。計以各鎮借兵之費。尚存乎見少數。

百萬。既於未渡河之日。則今日及時之需。為有用若

陛下若存乎見多。計以各鎮備兵之費。尚存乎見少數。百萬慨發於賊未渡河之日。則今日及時之需。爲有用若濡滯至賊圍城而後發。則無及矣。大抵天子以四海爲家。苟廟社無驚。四海之財皆其財。倘社稷多虞。即瓊林大盈。祇爲盜資耳。經臣袁應泰留

欽賞銀六十萬。不發留餉銀兩月。不發豈不謂儲此可爲後需。逮遼破而竟爲奴有乎。即小喻大。

皇上又可瞿然思矣。臣願

皇上委勤幹內臣二員。通查內帑數目。約計發過若干。尚存若干。一併發寧外庫。諭令戶兵工遇急奏發。不惟下無再三之瀆。

雖不能用亦發一快

上無煩聒之擾則中外將士無不人人感激而思奮者矣  
冊封王良妃段淑妃妃父王學純段彞食錦衣千戶俸  
御史蘇述論遼撫薛國用病憊不堪經畧銓臣推用非宜  
或虛以待熊廷弼張鶴鳴或念斗大孤城難駐兩重臣即  
于巡撫王化貞加勅一道而

亦是一見

賜之尚方則事權歸一既無掣肘之虞又無傾軋之嫌  
陝西道李達請

嚴禁內操

欽天監擇八月廿七日

先帝梓宮發引命諸臣早竣陵工

防微

光帝梓宮發引命諸臣早竣陵工  
祠劉綆諸臣于死所歲時致祭

賜原任日講官袁宗道府尹王三才巡撫郭子章祭葬

議優叙原任按臣張銓父現任藩司張五典

督臣文球咨送投降夷人二百八十名轉發西鎮安插御

史江秉謙糾之大約以叛賊李永芳進逆書之詭已暗合

今日用降夷之計其來者未必真金白遺部即果爾然亦

必受奴酋約束指使而來此不待智者知之也方今剃頭

剪髮之殘兵遍滿四郊鼠伏狐穴之奸細潛跡都下正苦

糾察無方搜捕難盡之日感額攢眉而復明雜以降夷數

百將從何盤訐從何緝捕哉且降夷二百八十名入關便

事實可駭  
非過慮也

逃四十此四十夷人今在何處作何勾當分則強劫合則  
哨聚無窮之害目前已立受之蓋不必奴酋犯塞之日攘  
臂內應之時矣夫奴勢猖獗文球圖外事權在握果能簡  
選精銳朝夕團練修築險隘嚴催援兵否着着實事未聞  
其如何運用如何拮据收納降夷復蹈袁應泰之轍此何  
心哉識不足以灼機力不足以制變已槩見于此矣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將降夷迷行處置或殲之境上或驅之塞  
外必不可留之腹心姑息安插庶內患消而疆圉永固矣  
左僉都御史王德完謹陳三策一次大疑一定大獄一慎大  
柄何謂次大疑司禮太監盧受之當黜也何謂定大獄蓋

刑何謂大疑司禮太監盧受之當黜也何謂定大獄蓋

刑獄天下之大命也。唐時大理奏天下斷獄二十四人。圖

圖幾字。今以三朝之恩赦而刑部重囚至八百餘。厲氣

冲騰蒸為旱魃。屆茲熱審

皇上異命堪憐。謂宜破格好生。上應天心。下甦民命。又楊

鏞李如楨一獄。關係非輕。臣前同法官會鞫。如蹈湯火之

雞。般鯨之牛。鬲俎之鹿。悚惕有懷。宜酌羣臣大夫通國之

公論。倘以為可生。即應遣戍立功。收桑榆之用。如以為罔

赦。又宜正刑。飭法。勿致衅孽之機。此皆重情。惟當果斷。何

謂慎大柄。蓋用舍乃人君之大柄也。而握兵司餉猶大。聞

大司馬王象乾。今日應至國門。可付以帷幄。折冲而熊廷

臺中言票

大獄之旨

者云今既

如此說准

從寬議可

惜德完美

意反為所

借若非第

刑部從言錄

卷之六

五月八

元標直致  
李如禎七

當死則竟  
從寬議必

不能有照  
舊仍俟徐

議之旨矣

諷切輔臣  
所以稟奏

有准從寬  
議開端有

白交矣

弼張鶴鳴，膽氣梟雄，韜鈴精熟，旦夕可至，以鎮山海，總薊遼，屹然長城。至大司農李汝華，夙著才名，乃今氣息奄奄，宜令歸骨，以沐老尚書王紀、汪應蛟風采，赫奕幹理，精勤可膺戶倉之任。三策非遠，九域可平，厲精在

皇上而調鼎在輔臣。於此三事，暮而思且而行，所謂不動

聲色而厝天下于太山者，是為旋乾轉坤。臣將謂輔臣喜

倘于三事拂于耳逆于行，所謂不急痛痒而視京國之立

墟者，是為折足覆餗。臣將為輔臣悲。喜喜悲悲，惟輔臣念

之。至于臺臣梁之棟擒獲真奸，劉保大是有功，通臣吳殿

指李三才

邪盜臣夷狄一疏，亦是千古不可磨滅之論，惟



此疏可為  
定論

皇上拔擢而大用之即宗社無疆之福也

御史周宗建奏曰日者科臣魏大中疏論僉都御史王德  
完謂其近疏定大獄一欵有議寬如楨楊鎬之意臣讀之  
不勝駭愕夫如楨楊鎬禍國之罪舉國所恨請誅請殛三  
尺童子無不知之近因大奸既獲羣心相繼共求速斷以  
清內患累見章疏此正德完所謂羣臣大夫通國之論也  
因見

朝廷久不賜決故德完疏語兩致詰問意專在于飭法凡  
有目者誰不共曉後見

明旨有從寬之說臣等方相私訝謂與德完疏指不合殊

非其求決之意不虞大出于前後語意盡行削去止摘其

發端兩言為德完罪案臣于大中實所不解且大中視德

完為何如人也方當

神廟宮闈不測之時舉朝惴惴莫敢一言德完獨甘萬死

擁護孝端嘿扶

先帝至廷榜百餘死而復蘇迄今談者尚有餘痛幸得遭

逢

皇上復見登庸至于鄒元標兩人後先並起一時臣子聞

風慕義誰不指此兩臣為魯殿靈光明堂彝鼎惟恐一日

不安于

朝且恐其直心見忌于俗風波末世安息難期而孰料

朝且恐其直心見忌于俗。風波末世。安息難期。而孰料橫  
識醜詆大中者出。而謀欲排去一人也。

皇上選授大中。拔之省席。草一二疏。曾無規正。而傾誣辣  
手。先加于

先朝羽翼之精忠。九死回天之耆碩。乃其巧借兩重。因爲  
題目。似可箝人言。而不知王德完疏語正。可共質。且大中  
不思票擬之寬。而直攻果斷之請。今觀其疏中。獨以狼心  
毒口。罵盡德完。若有深恨于中。而不能自禁者。誠不知大  
中是何肺腸。臣子良心未死。決非大中一人所能抹殺。但  
使一時

召用諸臣忽見大中無故而謀逐一言官國本之孤忠諸臣之竊位德完亦且慘黥無色迴腸自憐忘先帝之深痛傷烈士之丹心臣不能爲大中解矣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自覽文書各部尚書侍郎等官杜門請告在衙門辦事止左都御史及新任本兵尚書二人豈成政體適覽遼東巡撫王化貞奏賊夷謀犯河西情形最急一切防禦無備各官如何尚未到彼着即查照原擬奏請一一督發補任奴酋一隅小醜任我一二叛人逐日聚謀乘隙思逞乃我堂堂天朝濟濟卿士大臣畏憂譏讒動思引避小臣

諭諸臣

快私逞意巧肆排擠忍令朕躬焦勞坐視封疆淪棄

乃我堂堂天朝濟濟卿士大臣畏憂譏讒動思引避小臣  
挾私逞臆巧肆排擠忍令朕躬焦勞坐視封疆淪棄  
國家優禮臣工

兩朝覃布恩渥即其祿位已至于此撫時省躬能無悚慄  
輔臣劉一燦已着宣諭即出尚書周嘉謨黃克纘李汝華  
王佐侍郎臧爾勸鄒元標僉都王德完并各衙門大小官  
員即出供職不得論是辨非奴氛稍平危疆方復再聽高  
尚以便身畷再任紛爭以快恩怨此時暫罷私鬪專意急  
公位居大臣或因指摘止就事辨明不得輒託疾言去小  
臣即隨時糾正亦只靜聽處分不得連章求勝務殫力協  
心輸忠盡職共濟時艱如仍前抗違

國典俱存，定以無禮大不敬論，決不輕宥。該部院一體傳諭申飭施行。故諭。

冊封宗藩吉肅代、益德、魯、蜀、周、崇等府。

巡撫王化貞爲賊謀愈迫，我備全虛懇乞

聖明亟勅該部多方措處，以應遼急，共保殘疆。事本月初

五日，據回紇張天復等聽聞說李永芳傳調船隻，要在五

月內黃泥窪犯搶廣寧。初七日，據臣所差旗牌官云，奉差

前往南四衛探聽事情，回報李永芳帶賊三千名，暗襲東

山，將礦兵殺死許多，又叛將楊于涓等將南四衛領兵照

冊勾補，又差人選壯丁多給馬匹，又用車運盛甲，則賊之

急急謀犯其情可知我之兵力未集招募義勇及潰卒皆  
赤身徒手難倚爲用出關之兵旣及數千不得不分河上  
而黃泥霍之可憂更有倍于河上者臣欲厚給鈔花爲我  
藩垣而撫賞銀帛一毫未至承委各官皆以空手不敢相  
許僅加賞數千以示稽縻已耳今鈔花以種田地而黃泥  
霍一帶虛無人馬突如其來誰爲禦之臣承乏以來手口  
拮据心血爲枯屢疏請兵請官請盛甲請發帑因提塘官  
劉保以謀逆伏法邸報不通至今未知各疏有無封進有  
無下落未知

廟堂之上作何處分望眼欲穿拊心欲嘔而竟無如緩不

及事何也。盛甲雖有運到者，皆不堪用。勢須改造，然土匠沒于遼陽，客匠還于關內，則無其人。煤、鐵陷于東山，筋骨聚于內地，則無其料。買馬招兵，所費不貲。近無銀糧，皆從停閣。虜使在關，坐領厚賞。方肯起兵。海陸二運，河上修築，簡練綜核，需人爲急。今止有廳官二人，其已前推補各官，不知安在。臣四顧旁皇，計無所出，不敢爲張皇之詞，以駭中外之聽。今事急矣，稍遲則無及矣。臣謹會同總督文球督催援兵，張經世具題上請，伏乞

皇上亟諭該部將戊字庫選鋒盛甲三萬、弓三萬、張箭五十萬、枝煉就建鉄三十萬斤、大小鉄將軍三萬位、二眼鎗



一萬杆。照依萬曆四十七年故事特

勅科道二員督發僱覓騾頭裝至遼地并發帑銀百萬運  
付山海以備臣買馬招兵撫虜之用再推一宿望重臣出  
關經畧并將推補道府諸臣嚴催赴任或一面擇有才智  
有膽氣者破格陞擢以應一時之急其原調各鎮家丁立  
限嚴催以資防禦并將天津水兵速赴三岔河口登州水  
兵速赴旅順海口即壯聲援以牽制之俟大兵漸集另行  
撤回此外凡以應遼之急者臣無俟臣叩請之煩各鎮  
亦無俟廷臣催督之厲期于疾病相關呼吸相應庶危遼  
可及恃于旦夕而捷伐可伸威于異日矣疏入

命諸司如議給應仍逐款立限嚴督毋致稽悞

命御史游士任延訪奏內諸人招募徐淮精銳

御史蘇述請普示包荒疏曰臣惟國家設言官以廣達聰

明設大臣以平章軍國言官操是非之柄而行止則聽之

大臣大臣握黜陟之權而參駁仍聽之言官兩者蓋並重

焉言官而附大臣則溺職寧為過實過激之言而必不可

徇大臣之意以為言大臣而附言官亦溺職寧為獨任獨

斷之行而必不可籍言官之口以為行如一事也言官言

之大臣覆之覆之如其事之局量而止不必執為言者之

罪也一人也言官言之大臣覆之覆之如其人之品格而

臣持大防  
欲之論

其妻與  
のふ典  
備言友  
通者

罪也。一人也。言官言之。大臣覆之。覆之。如其人之品格而止。不必執爲言者之咎也。乃今日則有可異者。即近如蔡廷弼。遼東回籍聽勘。今遼陽之失陷。致煩

聖思。及經畧更換緣由。而欲罪言者。臣竊度之。此無論廷

弼告病在先。被言在後。其去也。果言者出之乎。抑經部議會覆奉

旨而去之乎。時臣欲上疏明之。以遼事正殷。衆方急望。廷

弼之來。姑稍緩焉。以待大臣之剖分。今廷弼行且至矣。而大臣寂如也。則不得不言矣。謂此一事。廷弼有廷弼之本色。言官自有言官之職掌。豈獨大臣就中之主張哉。頃讀廷弼所述

勅諭內有科道風聞糾論大臣又不剖分聽令回籍等語  
是此事顛末已在

聖明洞照中矣蓋言官所陳者風聞之言也凡有而即言  
始成其爲言官大臣所司者剖分之事也應剖而不剖亦  
何貴于大臣倘使大臣有定見定力當言官糾論之時謂  
保全遼事非廷弼不可決當久任登壇可信遑恤一軍之  
驚爲將推羊無問盈筐之謗不早斷葛藤省今日之再召  
也哉乃今日會議明日具奏今日議勘明日議覆因而擬  
票因而奉

旨廷弼始望榆關而遷矣此其言官之故乎大臣之故乎

如曰遼陽隔遠其諸功罪非徃勘焉不可則言者亦皆隔  
遠之人未勘時之言也。勘者不得不勘則言者亦何得不  
言。總之未勘以前之廷弼不惟言者疑即我  
皇上亦疑也不疑而何以勘也。既勘以後之廷弼不惟  
皇上信即言者亦信也不信而何以更不言也。言者爲國  
勘者亦爲國疑者爲國信者亦爲國交伸于國即全全異  
異亦何爲而不可何也。發于小臣則爲羣言而剖于  
廟堂則爲國是覆于大臣則爲廷議而行于  
皇上則爲主權成則言者何功敗亦言者何罪廷弼奉  
旨而去遵召而來陶鎔總是

以終死  
党曲護  
可恨

君恩終始成其臣節。豈不堂堂正正。乃必驅逐出自小臣。若

朝廷倒持其柄。以授者抑何大臣之不廣也。且言官何權之有。諸不具論。即今庸樞悞國宰輔嫉言。徒煩請劍之章。空補折檻之牘。論者自論。留者自留。言官其如不去何。而謂廷弼之去。乃言官也。與哉。或者憤遼陽之破。而恨袁應泰。恨應泰而思廷弼。因追論廷弼者。邇流窮源。適而罪之乎。夫憤遼陽。則當問守遼者。恨應泰。則當問薦應泰者。即廷弼亦當問會議廷弼者。舍當境而問言官。彼言官當日亦何嘗口代廷弼者。必應泰可也。遂因遼破以罪之乎。如

必執後人後事之善否。爲言者罪。言官凡出一言。盡一事。

必執後人後事之善否。爲言者罪。言官凡出一言。畫一事。必總總焉。筭前慮後。避禍趨福。而後出于口。亦誰復敢爲國家籌事。揆策發難。指佞乎。而天下事去矣。故今日之事。而必問也。則當自大臣始。而苟行株連之法。則言不一人。人不一言。撻伐未張于奴酋。黨錮先起于輦下。若廷弼。此來非爲劫強胡。而但爲除異己。則廷弼不安。諸大臣前。旣順言官以去廷弼。今又用廷弼以逐言官。即大臣又何。以自安也。夫廷弼豪傑人也。今且挺身而東矣。旣已急難于公家。必不私酬恩怨。即今力赴殘遼。料理戰守。但得奴酋授首。自然麟閣名高。萬世瞻仰。在此一舉。豈屑屑與。

言者爲難而又何必代爲報復也哉。伏乞  
皇上擴天地之有容。鑒言官之無他。收回

嚴諭。令各部大臣將前參論諸臣俱置勿論。以安任事者  
之心。以作言事者之氣。其于任用重臣優容諫官。豈不合  
之雙美抑臣更有說焉。從來無理衆口之英雄亦無不坎  
坷之世界。品經衆論而定功。以勘証而真如。必無非無刺。  
無災而無難也。亦何成人品。國亦何賴若人而用之。即廷  
弼此後作用保障。與遼應有偉樹。當重其權以擔當。亦  
何妨虛其心以聽人評論。事固操于獨運。議不病于互參。  
自今而後。若以言爲戒。是視廷弼爲小丈夫。不以天下奇



男子待之矣。豈所以重廷弼而亦豈

皇上任用之意乎。

臣

草疏甫畢忽見周嘉謨一疏備述

臣

揭中語因之封印求去。

臣

之揭原因嘉謨權加經畧于薛

國用之語是真以封疆爲兒戲故反覆發明其不當用權耳。

皇上試問嘉謨經畧是否權加之官權加經畧應否于病廢不堪功罪未明之人。旣權加矣又應否不兩旬之間即聽令其請告而回籍是何國體成何舉動。但得嘉謨此處肯一心服自後廷推必然慎重國事庶幾有濟。

臣

言不

無少補矣。何乃舍却正佐題目寂無一語而獨以權衡等

語為解嘲也。至借此封印求去，實是欲激

皇上的怒，而箝言官之口，辣手又復見矣。大臣休休之度

如是耶。臣本當特具一疏糾駁，念中外多事，非臣子角口

之時，且亦非臣以揭不以疏之本心也。統惟

聖明裁察焉。

吏部遵諭將原論熊廷弼科道等官開寫馮三元張修

德魏應嘉姚宗文

上曰：這查議熊廷弼更換緣因，及開寫御史馮三元等原

本，倡議遼事直攻廷弼解任回籍，後來料理踈玩，遼瀋相

繼陷沒，斷送無萬生靈，慘毒異常，深為可恨可憫。朕心日

降勅倡議  
卷事諸言

國朝行金  
卷之六  
五十三

夜不寧故著查議處。你每部院大臣當時既不從公主持。今又含糊回奏。且求寬解。看來朝廷疆土人民海內安危利害。不若二三小臣當職情而更重。大臣任怨。何得如是。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扶同排擠。致悞封疆。都着降二級調外任用。姚宗文陰險傾陷。實爲禍始。本當逮問。姑從輕革了職。爲民當差。永不叙用。該部知道。

從少司寇鄒元標請宥原任司馬石星子石正奇戍。諭統領官將嚴禁。援兵譁擾地方。官亦不得踈玩開釁。頒行欽定考格。

吏部文選司遵

旨議呈竊惟

國家以官人之職責之于銓議其甄別賢否貞邪以行黜陟者此考語也乃該考不知何以必用四六夫四六多浮浮則不核四六尚文文則不實字句之組織徒工形神未必盡肖對偶之湊合雖巧隱晦反以滋疑職不自揆量謬擬一格凡考語冊一官項下以守才心政年貌開列六款每款以五等為率守下註或清濇或謹慎或平常或玷缺或汚濁才下註或端正或坦直或平常或踈拙或昏悖心下註或勤敏或整辦或平常或隱秘或奸險政下註或方青或政壯或似壯或將老或已衰貌下註或端偉或雅飭或平常或綿弱或頽鄙凡撫按復命報部冊季報冊及計吏五花司道進表以至各官給繇冊一切照格填註如監司府正佐及州縣正官有十字該載未盡者不妨開列事實款附于填格之後但填真實亦不必過多惟給繇疏及薦疏照用考語以明揚言之體其論劾疏亦須用真實開款不必牽強對股揔之求為明實簡易不欲以文相蒙人相冒而混紕核之匪也查得萬曆四十二年十一月內右都御史蔡應科定官評之格一疏鑿鑿可行職之說蓋準諸此非敢憑臆見以為更張也案呈到部今天下吏治刑敝極矣患

不在激勸無資而在評騭失實濫觴已甚此化愚可更

不在激勸無資而在評騭失實濫觴已甚化瑟可更所  
議遵

明旨以飭新規不特人有定衡閱評者無煩于射覆而  
衡有攸當手評者亦可省浮文而求責實是在省直諸  
臣精察而力行之耳再照戶部雙月推陞全憑季報成  
例炳如而省直間有經年不一至且所報者率有優無  
劣或所劣者止首領卑官臣部何所據以合咨訪而甄  
別之也既經該司議呈相應題請合候

命下本部著為令典通行省直撫按自天啓元年七月  
為始照新式一體着實舉行更乞

嚴勅撫按將季報按期送部不得稽遲府佐縣正每季  
報劣一二人以贄斥幽公典庶便責成條上

命如式遵  
行著為令

遼東巡撫王化貞上言奴賊凶逆不道自絕于天必殲其  
種類犁其巢穴方足快神人之憤雪中國之恥今之畫謀  
而守者非為區區河西彈丸計也將進而撫定四衛收取

可恤可憐

其姓在人  
間猶足不  
得當為立  
傳

遼陽以漸芟薙耳。顧非舟車並進，前後夾攻，不足以窮狡  
兔之穴。而據猛虎之嵎也。則水兵固進，勦時所必用者。而  
在今日為尤急。何也？河橋既斷，腥羶半壁。南衛豪傑引領  
西望，至有甘死不剃頭者。冀我有以援之耳。乃李永芳征  
東山礦兵，殺戮甚慘。而我不能援也。近諜者還稱九連城  
有大姓招兵數萬，欲為我殲奴。李永芳再遣人諭之，皆被  
殺。以此忿恨，悉遼陽之甲以徃。先自有人自河東稱九蓮  
城有大姓，諺氏兄弟五人，一指揮四諸生，各捐萬金收積。  
豪傑誓不與奴俱生，或以為未可信。今果以受禍而我，又  
不能援也。解忠臣義士之心，而堅叛黨從逆之志，亦大非

計矣。所以然者，以長河之險，彼既未能遽來，我亦何以輕往。若得舟師萬人，聯海上將犄角，朝鮮明示進取之形，陰寓接引之意，奴見樓船橫海，則狼顧必多。遼人聞伐，罪吊民則勝氣自倍。此事之萬全無害，聲實並利者也。夫天津南兵實係援遼之數，亟宜發行登州水營，雖爲備倭之用，暫借游防，况有此一着。而天津登萊俱可高枕臥矣。至浙江防海之兵，素習水戰，亟宜調發七八千人，從海上來，由鴨綠鼓柁而東，直指黃江，繞出奴寨之後，奴豈敢復安居于遼陽乎。故謂水兵之當亟調者也。至川兵可用，已有明効，必須多調，方可自成一隊，以竟其用。據川將周世祿所

多調川兵

調券峒塞之兵就中摘調十萬立集已經咨送兵部未見  
題據稱小土司畏法易制大土司驕悍難馴宜責成道府  
選拔精健不可委之弁流衙役徒滋騷擾且多徑竇不得  
實用也但以虛銜鼓舞其長結以安家行糧人自願往又  
必速行方及于事自今征調邊兵各有地方之慮精銳留  
以自衛羸弱徒取充數望敵輒奔往事可鑒川兵非善戰  
只無自免之策故爲川兵之當多調者此也昨據謀者稱  
遼陽打造船隻及鉤梯挨牌甚多遣人借路西虜西虜不  
許以此未動其實亦以南衛未定耳若南衛帖服自不必  
借徑西虜一水盈盈投鞭尚可斷流方舟何難並進而臣



所請三萬之衆至今未集又多朽甲頓戈不堪爲用之人又何所恃以禦其來耶至李永芳悉衆而南我不能與一旅之師襲遼陽之虛紆南衛之禍坐失事機良可浩歎

臣會同督撫文球具題上請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亟行天津山東撫臣先將見在舟師移防河口及旅順一帶以慰南衛之心牽奴酋之慮一面速調浙江水兵及川兵勒限赴遼其各邊奉調之兵再行嚴催如有後期不至羸弱不堪者祈勅令督臣文球從實奏報酌議處分庶免危遼胥溺之禍而狡奴有授首之期矣

逮原任布政馮盛明兵備吳瑞徵

時遼事倥偬。二臣先後引去。撫臣叅之。科道諸臣迭糾之。大意以封疆告急之秋。正臣子効忠之日。民情皇惑之際。正司官彈壓之時。一為藩臬之長。一有兵戎之寄。乃先去以為民望。又何怪乎道路肩摩。轂擊奔塵相望也。封疆民社。職守相關。議論至此。而兩臣無所逃法矣。

加贈沈塾正議大夫。沈節甫資議大夫。

賜祠額。劉綬。潘宗顏等。祠名表忠。張銓。崔秀儒。何廷魁。祠名昭忠。尤世功。陳策。祠名愍忠。各加祭二壇。

原任遼東巡按張銓男張道濬上言。親志未酬。

君恩難報。願備戎行以雪國憤。以復父仇。臣父巡按御

史張銓原以草茅荷蒙

皇祖拔置西臺。貞誠許國。矢志陳謨。未嘗一日不欲忠

皇祖拔置西臺貞誠許國矢志陳謨未嘗一日不欲忠

于

朝廷也向者奴酋發難撫順失守

臣

父時在江右慷慨上

疏謂宜鎮靜徐相機宜不宜妄動速圖僥倖且叅楊鎬非

禦侮之才薦熊廷弼有于城之畧厥後鎬以輕出喪師弼

以堅守寧宇在

廷諸臣始謂

臣

父有先見且悔其言之不用于是以十年

資深西差告竣之御史復使按遼蓋謂遼事非

臣

父不能

辨而

臣

父亦謂遼事無難辨者嗚呼使當時有同心之臣

與之共濟又何有今日之慘禍乎初

臣

父行至山海關經

畧哀應泰有招降之舉聞之大駭迨入遼陽力與之爭而

國家何樂乎以先見之名予臣

應泰堅不可易與臣祖見任山東右布政張五典書云袁

經畧剛愎無謀必敗遼事既欲具疏糾叅又恐激變降夷

其可奈何既而巡行瀋陽見賀世賢怏怏察有異志復獨

授方畧于別將詎知世賢逆謀已久瀋遼繼陷皆反噬內

應為之崇也人謀不臧一至于此非奴酋能滅遼遼自滅

耳嗟乎臣父之始謀不用而三路覆師繼謀不用而西鎮

喪地一腔赤血徒傾碧草黃沙萬里冤魂祇寄悲風夜月

臣一聞臣父罵賊盡節長號徒跣將赴遼陽訪求遺骸而

不知衆酋尚爾盤據也道經濟南臣祖謂臣此舉徒無益

當請

有夕  
謂有子

闕上書請兵一旅。効力行間。徐圖報復。臣洒泣拜別。甫入都門聞

皇上憫念死節之臣。特加欽恤。臣父銓

賜爵賜謚。廕子立祠。兼與祭葬。一時

恩典備極。寵榮臣係長男。例應受廕。顧臣儒業傳家。置棄

不忍。且臣不共戴天之仇。無能報復。豈敢冒膺

寵澤。自甘不孝之罪。臣沿途至京。見招募之舉。紛紛四出

使臣若得勇士數百千人。自為一軍。如漢羽林孤兒故事

得從諸將出關仰仗

皇上之威靈。一戰滅奴。臣得食其肉而寢其皮。則臣父得

爲忠臣臣亦不失爲孝子。然念臣雖懷飲血之心。未有同仇之侶。而家世清白。又不能散金以酬死士。此不得不聽皇上之裁處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覆議。倘臣言可行。臣願手刃父仇。以報

皇上之隆恩。庶烏鳥私衷。犬馬微忱。可以少抒萬一矣。

杭城火災免春運織造

兵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遼瀋相繼失陷。河西督撫各官。倉卒防務。勞苦倍多。將士官兵。生者。僇力艱辛。歿者。死寇不泯。宜有賞賚。優卹。茲當遣官宣諭。御史方震孺先後具奏。請行着他去。



浙江圖書館

修  
茲  
當  
官  
宣  
諭  
御  
史  
方  
震  
孺  
先  
後  
具  
奏  
請  
行  
着  
他  
去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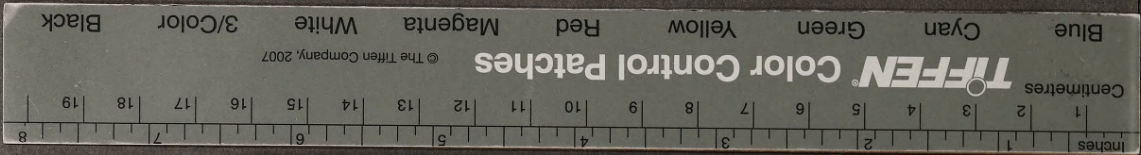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登記號：004961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